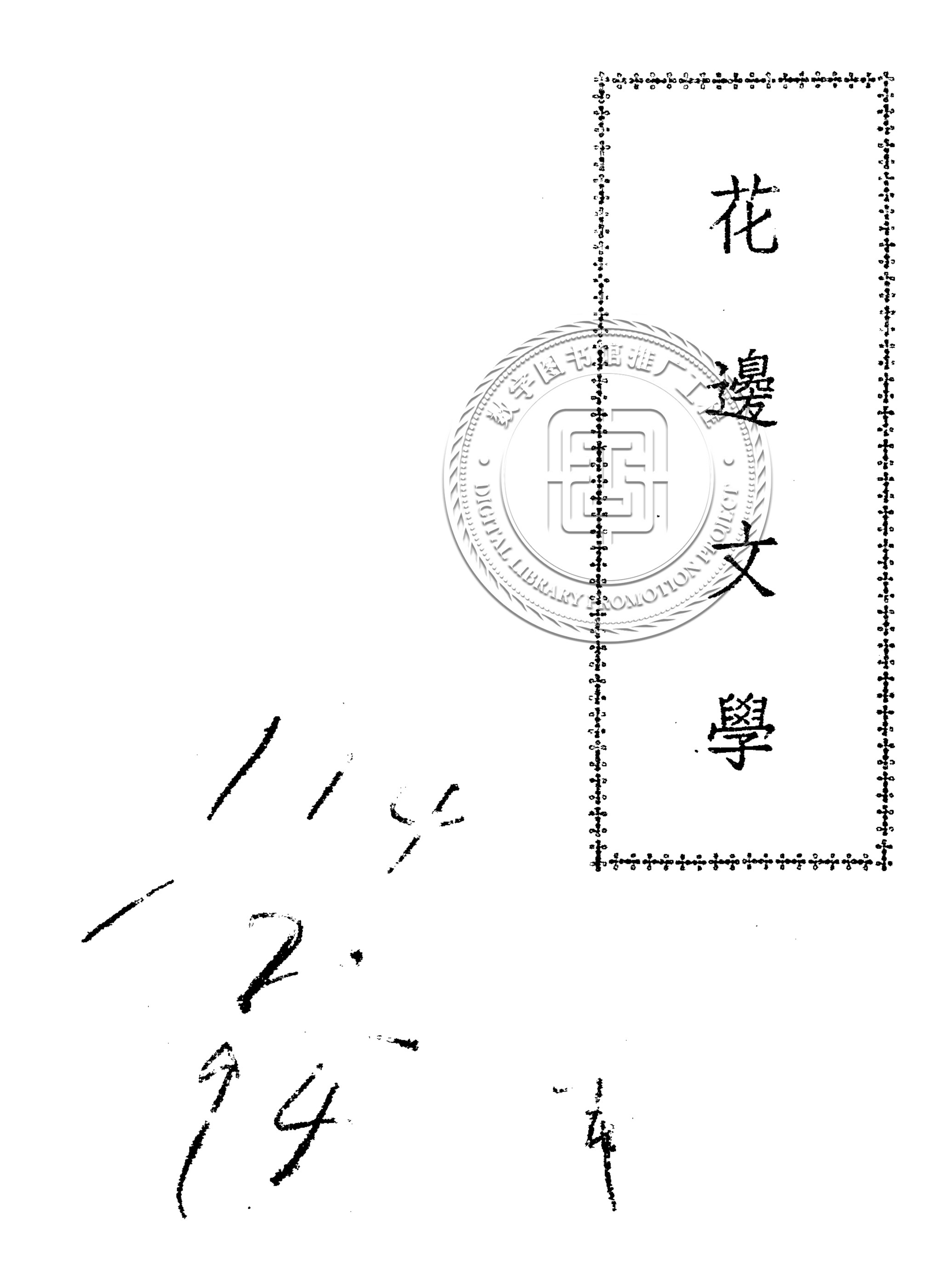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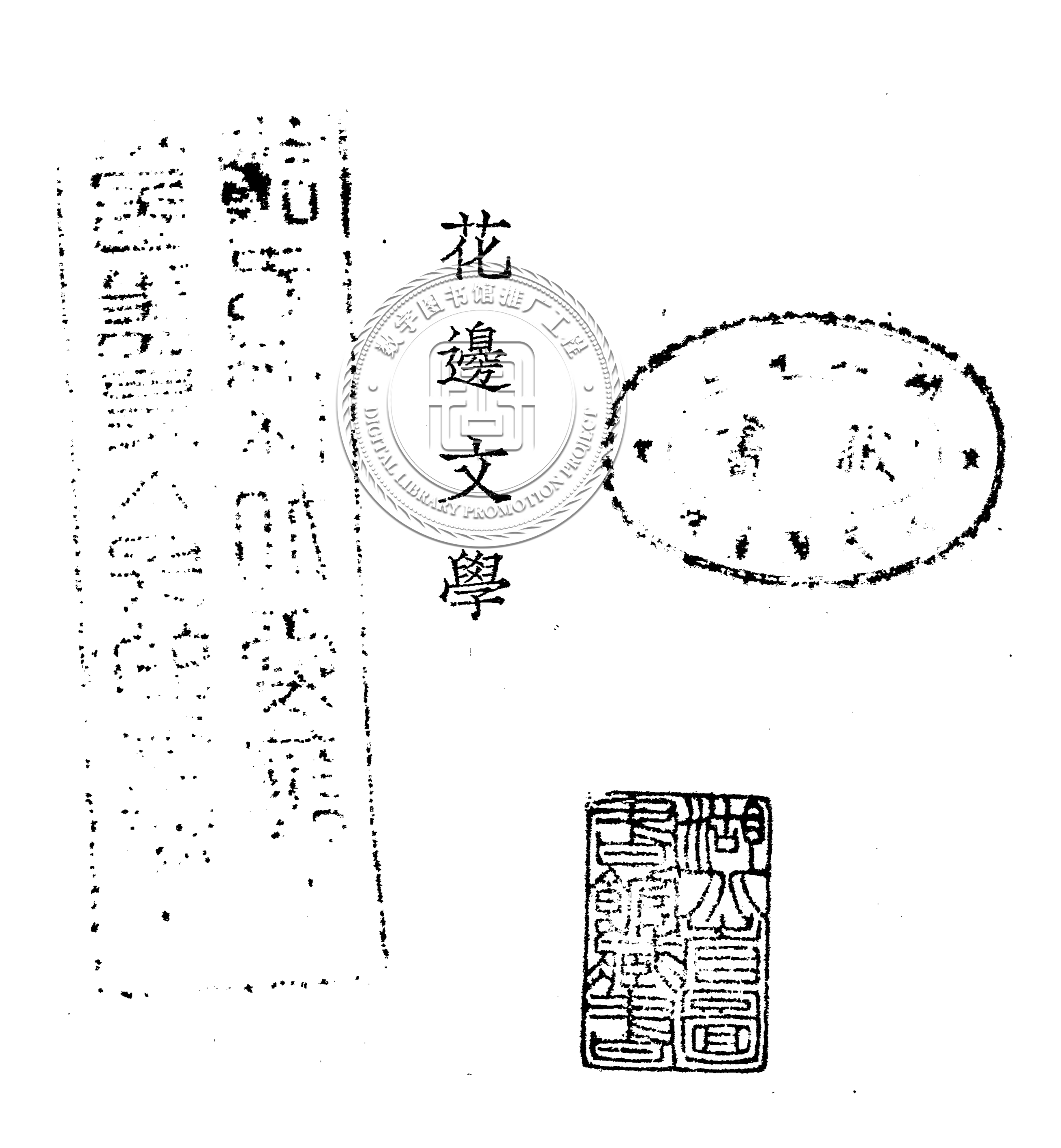




花邊文學

花邊文學



序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于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僞自由書和淮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眞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于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爲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託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爲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

我的戰友看得頭疼，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至于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里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麼可記之事。只為了一篇玩笑只當牠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先生的來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奸』，現在和我的覆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里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為了『閒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厲害，這麼說不可以，那麼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閒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

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麽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麽，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牠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裝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現在補全，仍用黑點爲記。我看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別的兩篇，卻是檢查官刪的：這里都顯着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

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牠就總歸活不久。于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爲對于同人，是迴避他背後的悶棍，對于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獃子，對于刊物，是希望牠儘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延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纔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衆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家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麼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魯迅記。

目 錄

未來的光榮

張承祿

現在幾乎每年總有外國的文學家到中國來，一到中國，總惹出一點小亂子。前有蕭伯納，後有德哥派拉；只有伐揚古久列，大家不願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談政治，本以爲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爲恭維了食與色，又掙得『外國文氓』的惡諡，讓我們的論客，在這里議論紛紛。他大約就要做小說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沒有歐洲人那麼高峻，那是沒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們身邊有幾角錢，卻一樣的可以看電影。偵探片子演厭了，愛情片子爛熟了，戰爭片子看膩了，滑稽片子無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獸林怪人』，有『斐洲探險』等等，要野獸和野蠻登場。然而在蠻地中，也還一定要穿插一點蠻婆子的蠻曲綫。如果我們也還愛看，那就

可見無論怎樣奚落，也還是有些戀戀不捨的了，『性』之于市儈，是很要緊的。

文學在西歐，其碰壁和電影也並不兩樣；有些所謂文學家也者，也得找尋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東西，去給他們的主顧滿足，因此就有探險式的旅行，目的倒並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請酒。然而倘遇獃問，則以笑話了之，他其實也知道不了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過是這些人們中的一人。

但中國人，在這類文學家的作品裏，是要和各種所謂『土人』一同登場的，只要看報上所載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單就知道——中國、南洋、南美、英、德之類太平常了。我們要覺悟着被描寫，還有覺悟着被描寫的光榮還要多起來，還要覺悟着將來會有人以有這樣的事爲有趣。

（一月八日。）

女人未必多說謊

趙令儀

侍桁先生在談說謊裏，以爲說謊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舉證的事實，是：『因此爲什麼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

那並不一定是謊話，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實。我們確也常常從男人們的嘴裏，聽說是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多，不過卻也並無實證，也沒有統計。叔本華先生痛罵女人，他死後，從他的書籍裏發見了醫梅毒的藥方；還有一位奧國的青年學者，我忘記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書，說女人和謊話是分不開的，然而他後來自殺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經病。

我想，與其說『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不如說『女人被人指爲「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的時候來得多，』但是，數目字的統計自然也沒有。

譬如罷，關于楊妃，祿山之亂以後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情都由她，敢說『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的有幾個。就是妲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眞是太長遠了。

今年是『婦女國貨年，』振興國貨，也從婦女始。不久，是就要挨罵的，因爲國貨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責罵，男人們的責任也盡了。

記得某男士有爲某女士鳴不平的詩道：『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批評家的批評家

倪朔爾

情勢也轉變得眞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澈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眞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眞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辦

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儘可以自說並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够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爲藝術的藝術』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選登一篇贊成這種主義的批評，或讀後感，捧着牠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捺牠到地裏去。讀者這就被迷了眼。但在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記性，却不能這麽兩端的，他須有一定的圈子。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

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會引出張獻忠考秀才的古典來：先在兩柱之間橫繫一條繩子，叫應考的走過去，太高的殺，太矮的也殺，于是殺光了蜀中的英才。這麽一比，有定見的批評的即等于張獻忠，眞可以使讀者發生滿心的憎恨。但是，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長短嗎？引出這例子來的，是誣陷，更不是什麽批評。

（二月十七日。）

漫罵

倪朔爾

還有一種不滿于批評家的批評，是說所謂批評家好『漫罵，』所以他的文字並不是批評。

這『漫罵，』有人寫作『嫚罵，』也有人寫作『謾罵，』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樣的涵義。但這姑且不管牠也好。現在要問的是怎樣的是『漫罵。』

假如指着一個人，說道：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罵；倘使她實在是做賣笑生涯的，就並不是漫罵，倒是說了眞實。詩人沒有捐班，富翁祇會計較，因爲事實是這樣的，所以這是眞話，卽使稱之爲漫罵，詩人也還是捐不來，這是幻想碰在現實上的小釘子。

有錢不能就有文才，比『兒女成行』並不一定明白兒童的性質更明白。『兒女成

行』祇能證明他兩口子的善于生，還會養，卻並無妄談兒童的權利。要談，祇不過不識羞。這好像是漫罵，然而並不是。倘說是的，就得承認世界上的兒童心理學家，都是最會生孩子的父母。

說兒童爲了一點食物就會打起來，是寃枉兒童的，其實是漫罵。兒童的行爲，出于天性，也因環境而改變，所以孔融會讓梨。打起來的，是家庭的影響，便是成人，不也有爭家私，奪遺產的嗎？孩子學了樣了。

漫罵固然寃屈了許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撲滅『漫罵』，卻包庇了一切壞種。

（一月十七日。）

「京派」與「海派」

欒廷石

自從北平某先生在某報上有揚『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頗引起了一番議論。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雜誌上的不平，且引別一某先生的陳言，以為作者的籍貫，與作品並無關係，要給北平某先生一個打擊。

其實，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謂『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羣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蘭芳博士，戲中之眞正京派也，而其本貫，則為吳下。但是，籍貫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之謂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

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尙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于掩飾，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淸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學界，前此固亦有其光榮，這就是五四運動的策動。現在雖然還有歷史上的光輝，但當時的戰士，卻『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穩』者有之，『身陞』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塲惡鬬，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前年大難臨頭，北平的學者們所想援以掩護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則是古物的南遷，這不是自己徹底的說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麼了嗎？

但北平究竟還有古物，且有古書，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學者文人們，又大抵有着講師或教授的本業，論理，硏究或創作的環境，實在是比『海派』來得優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見學術上，或文藝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北人與南人

欒廷石

這是看了『京派』與『海派』的議論之後，牽連想到的——

北人的卑視南人，已經是一種傳統。這也並非因為風俗習慣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歷來的侵入者多從北方來，先征服中國之北部，又攜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陸入晉，北方人士在歡欣之中，分明帶着輕薄，舉證太煩，姑且不談罷。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中，就常詆南人，並不視為同類。至于元，則人民截然分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漢人卽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為他是最後投降的一夥。最後投降，從這邊說，是矢盡援絕，這纔罷戰的南方之強，從那邊說，卻是不識順逆，久梗王師的賊。孑遺

自然還是投降的，然而爲奴隸的資格因此就最淺，因爲淺，所以班次就最下，誰都不妨加以卑視了。到清朝，又重理了這一篇賬，至今還流衍着餘波；如果此後的歷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眞不獨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當然，南人是有缺點的。權貴南遷，就帶了腐敗頹廢的風氣來，北方倒反而乾淨。性情也不同，有缺點，也有特長，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樣。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閒階級而言，我以爲大體是的確的。

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我看這並不是妄語。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過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卻受了影響。北京的報紙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顧影

自憐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嗎？這倘和北方固有的『貧嘴』一結婚，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

（一月三十日。）

「如此廣州」讀後感

越客

前幾天，自由談上有一篇如此廣州，引據那邊的報章，記店家做起玄壇和李逵的大像來，眼睛裏嵌上電燈，以鎮壓對面的老虎招牌，眞寫得有聲有色。自然，那目的是在對于廣州人的迷信，加以譏刺的。

廣東人的迷信似乎確也很不小，走過上海五方雜處的衖堂，只要看畢畢剝剝在那里放鞭砲的，大門外的地上點着香燭的，十之九總是廣東人，這很可以使新黨歎氣。然而廣東人的迷信卻迷信得認眞，有魄力，卽如那玄壇和李逵大像，恐怕就非百來塊錢不辦。漢求明珠，吳徵大象，中原人歷來總到廣東去刮寶貝，好像到現在也還沒有被刮窮，爲了對付假老虎，也能出這許多力。要不然，那就是拚命，這卻又可見那迷信之認眞。

其實，中國人誰沒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沒出息了，所以別人倒不注意。譬如罷，對面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總要不舒服的。不過，倘在江浙，恐怕就不肯這樣的出死力來鬥爭，他們會只化一個銅元買一條紅紙，寫上『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或『泰山石敢當』悄悄的貼起來，就如此的安身立命。迷信還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無生氣，奄奄一息，他連做自由談的材料也不給你。

與其迷信，模胡不如認真。倘若相信鬼還要用錢，我贊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將銅錢埋到地裏去，現在那麽的燒幾個紙錠，卻已經不但是騙別人，騙自己，而且簡直是騙鬼了。中國有許多事情都只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爲了不認真的緣故。

廣州人的迷信，是不足爲法的，但那認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二月四日。）

過年

張承祿

今年上海的過舊年，比去年熱鬧。

文字上和口頭上的稱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謂之『廢歷，』輕之也；或者謂之『古歷，』愛之也。但對于這『歷』的待遇是一樣的：結賬，祀神，祭祖，放鞭砲，打馬將，拜年，『恭喜發財！』

雖過年而不停刊的報章上，也已經有了感慨；但是，感慨而已，到底勝不過事實。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經叫人終年奮發，悲憤，紀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勝不過事實。中國的可哀的紀念太多了，這照例至少應該沈默；可喜的紀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大家的高興也不能發揚。幾經防遏，幾經淘汰，什麼佳節都被絞死，于

是就覺得只有這僅存殘喘的『廢歷』或『古歷』還是自家的東西，更加可愛了。那就格外的慶賀——這是不能以『封建的餘意』一句話，輕輕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憤，勞作的英雄們，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憤，勞作的人物。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古埃及的奴隸們，有時也會冷然一笑。這是蔑視一切的笑。不懂得這笑的意義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勞作較少，並且失了悲憤的奴才。

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二月十五日。）

運命

倪朔爾

電影『「姊妹花」中的窮老太婆對她的窮女兒說「窮人終是窮人，你要忍耐些！」』宗漢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窮人哲學』（見大晚報。）

自然，這是教人安貧的，那根據是『運命。』古今聖賢的主張此說者已經不在少數了，但是不安貧的窮人也『終是』很不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里的『失，』是在非到蓋棺之後，一個人的運命『終是』不可知。

豫言運命者也未嘗沒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處都是。然而他們對于主題，肯斷定他窮到底的是很少的，卽使有，大家的學說又不能相一致，甲說當窮，乙卻說當富，這就使窮人不能確信他將來的一定的運命。

不信運命，就不能『安分，』窮人買奬劵，便是一種『非分之想。』但這于國家，現在是不能說沒有益處的。不過『有一利必有一弊』運命既然不可知，窮人又何妨想做皇帝，這就使中國出現了『推背圖』據宋人說，五代時候，許多人都看了這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字，希望應着將來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亂了一百本，與別本一同流通，讀者見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這纔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時，上海卻還大賣着『推背圖』的新印本。

『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現在的優生學，本可以說是科學的了，中國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濟運命說之窮，而歷史又偏偏不掙氣，漢高祖的父親並非皇帝，李白的兒子也不是詩人；還有立志傳，絮絮叨叨的在對人講西洋的誰以冒險成功，誰又以空手致富。

運命說之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牠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眞要『窮』極無聊了。

（二月二十三日。）

大小騙

鄒當世

『文壇』上的醜事，這兩年來眞也揭發得不少了：剪貼、瞎抄、販賣、假冒。不過不可究詰的事情還有，只因爲我們看慣了，不再留心牠。

名人的題簽，雖然字不見得一定寫的好，但只在表示這書的作者或出版者認識名人，和內容並無關係，是算不得騙人的。可疑的是『校閱。』校閱的脚色，自然是名人、學者、教授。然而這些先生們自己卻並無關于這一門學問的著作。所以眞的校閱了沒有是一個問題；即使眞的校閱了，那校閱是否眞的可靠又是一個問題。但再加校閱，給以批評的文章，我們卻很少見。

還有一種是『編輯。』這編輯者，也大抵是名人，因這名，就使讀者覺得那書的可靠。

但這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書上有些序跋，我們還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斷定牠是否眞是這人所編輯但市上所陳列的書，常有翻開便是目錄，叫你一點也摸不着頭腦的。這怎麼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門類的刊物的所謂『主編』那是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下至地底，無不通曉了，『無爲而無不爲，』倒使我們無須再加以揣測。

還有一種是『特約撰稿。』刊物初出，廣告上往往開列一大批特約撰稿的名人，有時還用凸版印出作者親筆的簽名，以顯示其眞實。這並不可疑。然而過了一年半載，可就漸有破綻了，許多所謂特約撰稿者的東西一個字也不見。是並沒有約，還是約而不來呢，我們無從知道；但可見那些所謂親筆簽名，也許是從別處剪來，或者簡直是假造的了。要是從投稿上取下來的，爲什麼見簽名卻不見稿呢？

這些名人在賣着他們的『名，』不知道可是領着『乾薪』的？倘使領的，自然是同意的自賣，否則，可以說是被『盜賣。』『欺世盜名』者有之，盜賣名以欺世者有之，世事也眞是五花八門。然而受損失的卻只有讀者。

（三月七日。）

「小童擋駕」

宓子章

近五六年來的外國電影，是先給我們看了一通洋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蠻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綫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來的，終于幾條腿不够了，于是一大叢；又不够了，于是赤條條。這就是『裸體運動大寫眞』雖然是正正堂堂的『人體美與健康美的表現』然而又是『小童擋駕』的，他們不配看這些『美。』

爲什麽呢？宣傳上有這樣的文字——

『一個極頂聰明的孩子說：她們怎不回過身子兒來呢？』

『一位十足嚴正的爸爸說：怪不得戲院對孩子們要擋駕了！』

這當然只是文學家虛擬的妙文，因爲這影片是一開始就標榜着『小童擋駕』的，

他們無從看見。但假使眞給他們去看了，他們就會這樣的質問嗎？我想，也許會的。然而這質問的意思，恐怕和張生唱的『哈，怎不回過臉兒來』完全兩樣，其實倒在電影中人的態度的不自然，使他覺得奇怪。中國的兒童也許比較的早熟，也許性感比較的敏，但總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乾淨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那可眞眞可怕了。但事實上大概決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話還不如改一下：

『因爲要使我過不了癮，可惡極了！』

不過肯這樣說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總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後，便將這心硬塞在別人的腔子裏，裝作不是自己的，而說別人的心沒有他的乾淨。裸體女人的都『不回過身子兒來，』其實是專爲對付這一類人物的。她們難道是白癡，連『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規矩都不知道嗎？

但是，中國社會還是『爸爸』類的社會，所以做起戲來，是『媽媽』類獻身，『兒子』類受謗。即使到了緊要關頭，也還是什麼『木蘭從軍，』『汪踦衛國，』要推出『女子與小人』去搪塞的。『吾國民其何以善其後歟？』

（四月五日。）

古人並不純厚

俞 隼

老輩往往說：古人比今人純厚，心好，壽長。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現在這信仰可是動搖了。達賴啦嘛總該比平常人心好，雖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廣州開的耆英會，卻明明收集過一大批壽翁壽媼，活了一百零六歲的老太太還能穿針，有照片爲證。

古今的心的好壞，較爲難以比較，只好求教于詩文。古之詩人，是有名的『溫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你看夠多麽惡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閱』之後，竟沒有删，還說什麽『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哩，好像聖人也並不以爲可惡。

還有現存的最通行的文選，聽說如果青年作家要豐富語彙，或描寫建築，是總得看

牠的，但我們倘一調查裏面的作家，卻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當然，就因爲心不好。經昭明太子一挑選，固然好像變成語彙祖師了，但在那時，恐怕還有個人的主張，偏激的文字。否則，這人是不傳的，試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傳，大抵是稟承意旨，草檄作頌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傳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來，翻印整部的古書，也就不無危險了。近來偶爾看見一部石印的平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謂之不古，但其詩就不可爲訓。如詠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論天有眼，但管地無皮……。』又詠荆公云：『養就禍胎身始去，依然鍾阜向人青。』那指斥當路的口氣，就爲今人所看不慣。『八大家』中的歐陽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學家的罷，然而那讀李翺文中卻有云：『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經後人一番選擇，卻就純厚起來了。後人能使古人純厚，則比古人更爲純厚也可見。淸朝曾有欽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詩醇，便是由皇帝將古人做得純厚的好標本，不久也許會有人翻印，以『挽狂瀾於旣倒』的。

（四月十五日。）

法會和歌劇

孟　弧

『時輪金剛法會募捐緣起』中有這樣的句子：『古人一遇災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則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現在也還有人記得的罷。這眞說得令人覺得自己和別人都半文不値，治水除蝗，完全無益，倘要『或消自業，或濟他災，』只好請班禪大師來求佛菩薩保佑了。

堅信的人們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麼能募集一筆鉅款。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電云：『時輪金剛法會將於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啟建，並決定邀梅蘭芳、徐來、胡蝶，在會期內表演歌劇五天。』梵唄圓音，竟將爲輕歌曼舞所『加被，』豈不出于意表也哉！

蓋聞昔者我佛說法，曾有天女散花，現在杭州啟會，我佛大概未必親臨，則恭請梅郎權扮天女，自然尙無不可。但與摩登女郎們又有什麼關係呢？莫非電影明星與標準美人唱起歌來，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麼？

大約，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經喜歡兼看玩藝的了，款項有限，法會不大的時候，和尙們便自己來飛鈸，唱歌，給善男子，善女人們滿足，但也很使道學先生們搖頭。班禪大師只『印可』開會而不唱毛毛雨，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時也唱起歌劇來了。

原人和現代人的心，也許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過幾百年，那恐怕卽使有些差異，也微乎其微的。賽會做戲文，香市看嬌嬌，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戲。旣積無量之福，又極視聽之娛，現在未來，都有好處，這是向來興行佛事的號召的力量。否則，黃胖和尙唸經，參加者就未必踴躍，浩劫一定沒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這種安排，雖然出于婆心，卻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徵候。這能夠令人懷疑：我們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後該靠班禪大師呢，還是梅蘭芳博士，或是密

斯徐來，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洋服的沒落

韋士繇

幾十年來，我們常常恨着自己沒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帶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辮子，也恨馬褂和袍子，因爲這是滿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歷，看見那邊的服裝，高興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雜誌上，叫作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他是贊成恢復古裝的。

然而革命之後，採用的卻是洋裝，這是因爲大家要維新，要便捷，要腰骨筆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裝，還厭惡別人穿袍子。那時聽說竟有人去責問樊山老人，問他爲什麼要穿滿洲的衣裳。樊山回問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飾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國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國服。』

這故事頗爲傳誦一時，給袍褂黨揚眉吐氣。不過其中是帶一點反對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爲衞生，因爲經濟的大兩樣。後來，洋服終于和華人漸漸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凱朝，就定袍子馬褂爲常禮服，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要整飭校風，規定制服了，請學生們公議，那議決的也是：袍子和馬褂！

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卻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因其不合于衞生。造化賦給我們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彎曲的，彎腰曲背，在中國是一種常態，逆來尙須順受，順來自然更當順受了。所以我們是最能研究人體，順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違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漸漸的自然的沒落了。

這洋服的遺迹，現在已只殘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辮子小腳，不過偶然還見于頑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來了一道催命符，是鏹水悄悄從背後洒過來了。

這怎麽辦呢？

恢復古制罷，自黃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時實難以明白；學戲臺上的裝束罷，蟒袍玉

帶，粉底皂靴，坐了摩託車喫番菜，實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來改去，大約總還是袍子馬褂牢穩。雖然也是外國服，但恐怕是不會脫下的了——這實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朋友

黃凱音

我在小學的時候，看同學們變小戲法『耳中聽字』呀，『紙人出血』呀，很以爲有趣。廟會時就有傳授這些戲法的人，幾枚銅元一件，學得來時，倒從此索然無味了。進中學是在城裏，于是與致勃勃的看大戲法，但後來有人告訴了我戲法的祕密，我就不再高與走近圈子的旁邊。去年到上海來，纔又得到消遣無聊的處所，那便是看電影。

但不久就在書上看到一點電影片子的製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懸崖者，其實離地不過幾尺，奇禽怪獸，無非是紙做的。這使我從此不很覺得電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牠的破綻，自己也無聊起來，第三回失掉了消遣無聊的處所。有時候，還自悔去看那一本書，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該寫出製造法來了。

暴露者揭發種種隱祕，自以爲有益于人們，然而無聊的人，爲消遣無聊計，是甘于受欺，並且安于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賴。因爲這，所以使戲法長存于天地之間，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爲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爲被欺者所深惡。

暴露者只在有爲的人們中有益，在無聊的人們中便要滅亡。自救之道，只在雖知一切隱祕，卻不動聲色，幫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無聊的人們，任牠無聊的戲法一套一套的，終于反反覆覆的變下去。周圍是總有這些人會看的。

變戲法的時時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幾分就是對着明白戲法的底細者而發的，爲的是要他不來戳穿西洋鏡。

『朋友，以義合者也，』但我們向來常常不作如此解。

（四月二十二日。）

淸明時節

孟弧

淸明時節，是掃墓的時節，有的要進關內來祭祖，有的是到陝西去上墳，或則激論沸天，或則歡聲動地，眞好像上墳可以亡國，也可以救國似的。

墳有這麼大關係，那麼，掘墳當然是要不得的了。

元朝的國師八合思巴罷，他就深相信掘墳的利害。他掘開宋陵，要把人骨和豬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後來幸而給一位義士盜走了，沒有達到目的，然而宋朝還是亡。曹操設了『摸金校尉』之類的職員，專門盜墓，他的兒子卻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諡爲『武帝』，好不威風。這樣看來，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禍福，又彷彿沒有關係似的。

相傳曹操怕死後被人掘墳，造了七十二疑塚，令人無從下手。于是後之詩人曰：『遍

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冢君屍。』于是後之論者又曰：阿瞞老奸巨猾，安知其屍實不在此七十二塚之內乎。眞是沒有法子想。

阿瞞雖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塚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過古來的塚墓，卻大抵被發掘者居多，塚中人的主名，的確者也很少，洛陽邙山，清末掘墓者極多，雖在名公鉅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塊誌石和凌亂的陶器，大約並非原沒有貴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經有人掘過，拿走了，什麼時候呢，無從知道。總之是葬後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間罷。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麼人，非掘後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傳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國人一向喜歡造些和大人物相關的名勝，石門有『子路止宿處，』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處；』一個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幾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如果掃墓的確可以救國，那麼，掃就要掃得眞確，要掃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掃着別人的土包子，還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孫。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開墳來，看看有無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證據，如果有遺骨，還可照洗寃錄的方法來滴血。但是，這又和掃墓救國說相反，很傷孝子順孫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閉了眼睛，硬着頭皮，亂拜一陣。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單是掃墓救國術沒有靈驗，還不過是一個小笑話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小品文的生機

崇巽

去年是『幽默』大走鴻運的時候，論語以外，也是開口幽默，閉口幽默，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臺，這不對，那又不對，一切罪惡，全歸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場的丑腳。罵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來一下，自己就會乾淨似的了。

倘若眞的是『天地大戲場』，那麼，文場上當然也一定有丑腳——然而也一定有黑頭。丑腳唱着丑腳戲，是很平常的，黑頭改唱了丑腳戲，那就怪得很，但大戲場上卻有時眞會有這等事。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罵，熱情人憤怒，脆情人心酸。爲的是唱得不內行，不招人笑嗎？並不是的，他比眞的丑腳還可笑。

那憤怒和心酸，爲的是黑頭改唱了丑腳之後，事情還沒有完。串戲總得有幾個腳色：

生、旦、末、丑、淨，還有黑頭。要不然，這戲也唱不久。爲了一種原因，黑頭只得改唱丑腳的時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腳倒來改唱黑頭的。不但唱工，單是黑頭涎臉扮丑腳，丑腳挺胸學黑頭，戲場上只見白鼻子的和黑臉孔的丑腳多起來，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並非幽默。或人曰：『中國無幽默。』這正是一個注腳。

更可歎的是被謚爲『幽默大師』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談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飲酒猖狂，或沉寂無聞，亦不過潔身自好耳。今世癩鼈，欲使潔身自好者負亡國之罪，若然則「今日烏合，明日烏散，今日倒戈，明日憑軾，今日爲君子，明日爲小人，今日爲小人，明日復爲君子」之輩可無罪。』雖引據仍不離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閒適』之道遠矣。這又是一個注腳。

但林先生以爲新近各報上之攻擊人間世，是系統的化名的把戲，卻是錯誤的，證據是不同的論旨，不同的作風。其中固然有雖曾附驥，終未登龍的『名人』，或扮作黑頭，而實是眞正的丑腳的打諢，但也有熱心人的讜論，世態是這麼的糾紛，可見雖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戰的了，這或者倒是人間世的一線生機罷。

（四月二十六日。）

刀「式」辯

黃棘

本月六日的動向上，登有一篇阿芷先生指明楊昌溪先生的大作鴨綠江畔，是和法捷耶夫的毀滅相像的文章，其中還舉着例證。這恐怕不能說是『英雄所見略同』罷。因爲生吞活剝的模樣，實在太明顯了。

但是，生吞活剝也要有本領，楊先生似乎還差一點。例如毀滅的譯本，開頭是——

『在階石上鏘鏘地響着有了損傷的日本指揮刀，萊奮生走到後院去了，……』

而鴨綠江畔的開頭是——

『當金蘊聲走進庭園的時候，他那損傷了的日本式的指揮刀在階石上噼啪地響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當然的；響聲不同了，也沒有什麼關係，最特別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個『式』字。這或者也難怪，不是日本人，怎麼會掛『日本指揮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樣，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們再來想一想：萊奮生所帶的是襲擊隊，自然是襲擊敵人，但也奪取武器。自己的軍器是不完備的，一有所得，便用起來。所以他所掛的正是『日本的指揮刀』，並不是『日本式。』

文學家看小說，並且豫備抄襲的，可謂關係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豈不可歎也夫！

（五月七日。）

化名新法

白道

杜衡和蘇汶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壇上的兩種祕密，也是壞風氣：一種是批評家的圈子，一種是文人的化名。

但他還保留着沒有說出的祕密——

圈子中還有一種書店編輯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圓，只要是這一家書店出版的書籍，這邊一套，『行，』那邊一套，也『行。』

化名則不但可以變成別一個人，還可以化爲一個『社。』這個『社』還能夠選文，作論，說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創作也『行。』

例如『中國文藝年鑑社』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鑑前面的『鳥瞰。』據牠的『瞰』

法，是：蘇汶先生的議論，『行，』杜衡先生的創作，也『行。』

但我們在實際上再也尋不着這一個『社。』

查查這『年鑑』的總發行所：現代書局；看看現代雜誌末一頁上的編輯者：施蟄存、杜衡。

Oho!

孫行者神通廣大，不單會變鳥獸蟲魚，也會變廟宇，眼睛變窗戶，嘴巴變廟門，只有尾巴沒處安放，就變了一枝旗竿，豎在廟後面。但那有只豎一枝旗竿的廟宇的呢？牠的被二郎神看出來的破綻就在此。

『除了萬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個文人也不要化為『社，』倘使只為了自吹自捧，那眞是『就近又有點卑劣了。』

（五月十日。）

讀幾本書

鄧當世

讀死書會變成書獃子，甚至于成爲書廚，早有人反對過了，時光不絕的進行，反讀書的思潮也愈加澈底，于是有人來反對讀任何一種書。他的根據是叔本華的老話，說是倘讀別人的著作，不過是在自己的腦裏給作者跑馬。

這對于讀死書的人們，確是一下當頭棒，但爲了與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騷的天才起見，卻也是一句值得紹介的金言。不過要明白：死抱住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腦裏卻正被叔本華跑了一趟馬，踏得一榻胡塗了。

現在是批評家在發牢騷，因爲沒有較好的作品；創作家也在發牢騷，因爲沒有正確的批評。張三說李四的作品是象徵主義，于是李四也自以爲是象徵主義，讀者當然更以

爲是象徵主義。然而怎樣是象徵主義呢？向來就沒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爲證。所以中國之所謂象徵主義，和別國之所謂 Symbolism 是不一樣的，雖然前者其實是後者的譯語，然而聽說梅特林是象徵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爲中國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國的法朗士，中國的白璧德，中國的吉爾波丁，中國的高爾基……還多得很。然而眞的法朗士他們的作品的譯本，在中國卻少得很。莫非因爲都有了『國貨』的緣故嗎？

在中國的文壇上，有幾個國貨文人的壽命也眞太長；而洋貨文人的可也眞太短，姓名剛剛記熟，據說是已經過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見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選集，也似乎走了虎頭蛇尾運。但在我們所深惡痛疾的日本，吉訶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譯的；沙士比亞、歌德……都有全集；託爾斯泰的有三種，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兩種。

讀死書是害己，一開口就害人；但不讀書也並不見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評託爾斯泰，則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幾本的。自然，現在是國難時期，那有工夫譯這些書，看這些書呢，但我所提議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騷的大人物，並非對于正在赴難或『臥薪嘗膽』的

英雄。因爲有些人物，是卽使不讀書，也不過玩着，並不去赴難的。

（五月十四日。）

一思而行

曼雪

只要並不是靠這來解決國政，布置戰爭，在朋友之間，說幾句幽默，彼此莞爾而笑，我看是無關大體的。就是革命專家，有時也要負手散步；理學先生總不免有兒女，在證明着他並非日日夜夜，道貌永遠的儼然。小品文大約在將來也可以存在于文壇，只是以『閒適』爲主，卻稍嫌不够。

人間世事，恨和尙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開初，人們何嘗有貳話。然而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這許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諷刺，諷刺就是漫罵。油腔滑調，幽默也；『天朗氣淸，』小品也；看鄭板橋道情一遍，談幽默十天，買袁中郎尺牘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旣有以此起家之勢，勢必有想反此以

名世之人，于是轟然一聲，天下又無不罵幽默和小品。其實，則趁隊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樣，數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燈籠，彼此都莫名其妙。總之，一個名詞歸化中國，不久就弄成一團糟。偉人，先前是算好稱呼的，現在則受之者已等于被罵；學者和教授，前兩三年還是乾淨的名稱；自愛者聞文學家之稱而逃，今年已經開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眞的沒有實在的偉人，實在的學者和教授，實在的文學家嗎？並不然，只有中國是例外。

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眞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然而又心懷不滿，駡他的莫名其妙的對象曰『媽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聲的人，歸根結蒂還是大人物。當然，沈着切實的人們是有的，不過偉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視或鄙棄，大抵總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會仗這添些熱鬧，是值得感謝的。但在烏合之前想一想，在雲散之前也想一想，社會未必就冷靜了，可是還要像樣一點點。

（五月十四日。）

推己及人

夢文

忘了幾年以前了，有一位詩人開導我，說是愚衆的輿論，能將天才罵死，例如英國的濟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見幾位名作家的文章，說是批評家的漫罵，能將好作品罵得縮回去，使文壇荒涼冷落。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個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覺得自己也確是一個作家，但還沒有獲得挨罵的資格，因爲我未曾寫過創作。並非縮回去，是還沒有鑽出來。這鑽不出來的原因，我想是一定爲了我的女人和兩個孩子的吵鬧，她們也如漫罵批評家一樣，職務是在毀滅眞天才，嚇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見見她的女兒了，她們三個就都回到鄉下去。我眞是耳

目清靜，猗歟休哉，到了產生偉大作品的時代。可是不幸得很，現在已是廢歷四月初，足足靜了三個月了，還是一點也寫不出什麽來。假使有朋友問起我的成績，叫我怎麽回答呢？還能歸罪于她們的吵鬧嗎？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動搖。

我疑心我本不會有什麽好作品，和她們的吵鬧與否無關。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謂名作家也未必會有什麽好作品，和批評家的漫罵與否無涉。

不過，如果有人吵鬧，有人漫罵，倒可以給作家的沒有作品遮羞，說是本來是要有的，現在給他們鬧壞了，他于是就像一個落難小生，縱使並無作品，也能從看客贏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淚。

假使世界上眞有天才，那麽，漫罵的批評，于他是有損的，能罵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爲作家。然而所謂漫罵的批評，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爲作家，不過據說是嚇退了他的作品。

在這三足月裏，我僅僅有了一點『煙士披離純，』是套羅蘭夫人的腔調的：『批評

批評，世間多少作家，借汝之罵以存！」

（五月十四日。）

偶感

公汗

還記得東三省淪亡，上海打仗的時候，在只聞砲聲，不愁砲彈的馬路上，處處賣着『推背圖』，這可見人們早想歸失敗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後，華北、華南，同瀕危急，而上海卻出現了『碟仙』。前者所關心的還是國運，後者卻只在問試題、獎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迴不相同，而名目則更加冠冕，因爲這『靈乩』是中國的『留德學生白同君所發明，』合于『科學』的。

『科學救國』已經叫了近十年，誰都知道這是很對的，並非『跳舞救國』『拜佛救國』之比。青年出國去學科學者有之，博士、學了科學回國者有之。不料中國究竟自有其文明，與日本是兩樣的，科學不但並不足以補中國文化之不足，卻更加證明了中國文

化之高深。風水，是合于地理學的門閥，是合于優生學的，煉丹，是合于化學的，放風箏，是合于衛生學的。『靈乩』的合于『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

五四時代，陳大齊先生曾作論揭發過扶乩的騙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卻用碟子證明了扶乩的合理，這眞叫人從那里說起。

而且科學不但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的高深，還幫助了中國文化的光大。馬將桌邊，電燈替代了蠟燭，法會壇上，鎂光照出了喇嘛，無綫電播音所日日傳播的，不往往是『狸貓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嗎？

老子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爲濟私助談之具，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中國是無藥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論秦理齋夫人事

公汗

這幾年來，報章上常見有因經濟的壓迫，禮教的裁制而自殺的記事，但為了這些，便來開口或動筆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殺，卻起過不少的回聲，後來還出了一個懷着這一段新聞記事的自殺者，更可見其影響之大了。我想，這是因為人數多。單獨的自殺，蓋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睞了。

一切回聲中，對于這自殺的主謀者——秦夫人，雖然也加以恕辭；但歸結卻無非是誅伐。因為——評論家說——社會雖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責任是生存，倘自殺，便是失職，第二責任是受苦，倘自殺，便是偷安。進步的評論家則說人生是戰鬬，自殺者就是逃兵，雖死也不足以蔽其罪。這自然也說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籠統。

人間有犯罪學者，一派說，由于環境；一派說，由于個人。現在盛行的是後一說，因爲倘信前一派，則消滅罪犯，便得改造環境，事情就麻煩，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殺的批判者，則是大抵屬于後一派。

誠然，既然自殺了，這就證明了她是一個弱者。但是，怎麼會弱的呢？要緊的是我們須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爲了要她回去，既聳之以兩家的名聲，又動之以亡人的乩語。我們還得看看她的令弟的輓聯：『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視爲千古美談之意嗎？以生長及陶冶在這樣的家庭中的人，又怎麼能不成爲弱者？我們固然未始不可責以奮鬬，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勝于孤軍，況且自殺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戰鬬的應援者，當他人奮鬬，掙扎，敗績時，也許倒是鴉雀無聲了。窮鄉僻壤或都會中，孤兒寡婦，貧女勞人之順命而死，或雖然抗命，而終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經上誰的口，動誰的心呢？眞是『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鬬，但爲的是改革。責別人的自殺者，一面責人，一面正也應該向驅人于自殺之途的環

境挑戰，進攻。倘使對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眞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論補

曼晉

徐訏先生在人間世上，發表了這樣的題目的論。對于此道，我沒有那麼深造，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所以想來補一點，自然，淺薄是淺薄得多了。

『……』是洋貨，五四運動之後這纔輸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譯小說時，夾注着『此語未完』的，便是這東西的翻譯。在洋書上，普通用六點，吝嗇的卻只用三點。然而中國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際，就漸漸的長起來，九點，十二點，以至幾十點；有一種大作家，則簡直至少點上三四行，以見其中的奧義，無窮無盡，實在不可以言語形容。讀者也大抵這樣想，有敢說覺不出其中的奧義的罷，那便是低能兒。

然而歸根結蒂，也好像終于是安徒生童話裏的『皇帝的新衣，』其實是一無所有；

不過須是孩子，纔會照實的大聲說出來。孩子不會看文學家的『創作，』于是在中國就沒有人來道破。但天氣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進宮裏去，連點幾行的妙文，近來也不大看見了。

『□□』是國貨，穆天子傳上就有這玩意兒，先生教我說：是闕文。這闕文也鬧過事，曾有人說『口生垢，口戕口』的三個口字也是闕文，又給誰大罵了一頓。不過先前是只見于古人的著作裏的，無法可補，現在卻見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補不能。到目前，則漸有代以『××』的趨勢。這是從日本輸入的。這東西多，對于這著作的內容，我們便預覺其激烈。但是，其實有時也並不然。胡亂×牠幾行，印了出來，固可使讀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檢查員之峻嚴，但送檢之際，卻又可使檢查員愛他的順從，許多話都不敢說，只×得這麼起勁。一舉兩得，比點牠幾行更加巧妙了。中國正在排日，這一條錦囊妙計，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罷。

現在是什麼東西都要用錢買，自然也就都可以賣錢。但連『沒有東西』也可以賣錢，卻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過，知道了這事以後，便明白造謠爲業，在現在也還要算是

『貨眞價實，童叟無欺』的生活了。

（五月二十四日。）

誰在沒落？

常庚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報告訴了我們一件文藝上的重要的新聞：

『我國美術名家劉海粟、徐悲鴻等，近在蘇俄莫斯科舉行中國書畫展覽會，深得彼邦人士極力贊美，喻揚我國之書畫名作，切合蘇俄正在盛行之象徵主義作品。爰蘇俄藝術界向分寫實與象徵兩派，現寫實主義已漸沒落，而象徵主義則經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榮之概。自彼邦藝術家見我國之書畫作品深合象徵派後，即憶及中國戲劇亦必採取象徵主義。因擬……邀中國戲曲名家梅蘭芳等前往奏藝。此事已由俄方與中國駐俄大使館接洽，同時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亦奉到訓令，與我方商洽此事。……』

還是一個喜訊值得我們高興的。但我們當欣喜于『發揚國光』之後，還應該沈靜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實——

一、倘說：中國畫和印象主義有一脈相通，那倒還說得下去的，現在以爲『切合蘇俄正在盛行之象徵主義，』卻未免近于夢話。半枝紫藤，一株松樹，一個老虎，幾匹麻雀，有些確乎是不像眞的，但那是因爲畫不像的緣故，何常『象徵』着別的什麼呢？

二、蘇俄的象徵主義的沒落，在十月革命時，以後便崛起了構成主義，而此後又漸爲寫實主義所排去。所以倘說：構成主義已漸沒落，而寫實主義『引成欣欣向榮之概，』那是說得下去的。不然，便是夢話。蘇俄文藝界上，象徵主義的作品有些什麼呀？

三、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徵。牠除了白鼻梁表醜腳，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表開門之外，那里還有什麼說不出，做不出的深意義？

歐洲離我們也眞遠，我們對于那邊的文藝情形也眞的不大分明，但是，現在二十世紀已經度過了三分之一，粗淺的事是知道一點的了，這樣的新聞倒令人覺得是『象徵主義作品，』牠象徵着他們的藝術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倒提

公汗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動物的，倒提着雞鴨走過租界就要辦。所謂辦，雖然也不過是罰錢，只要捨得出錢，也還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辦了。于是有幾位華人便大鳴不平，以爲西洋人優待動物，虐待華人，至于比不上雞鴨。

這其實是誤解了西洋人。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並未放在動物之下。自然，雞鴨這東西，無論如何，總不過是送進廚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順提也何補於歸根結蒂的運命。然而牠不能言語，不會抵抗，又何必加以無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麼都講有益的。我們的古人，人民的『倒懸』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實在形容得切帖，不過還沒有察出雞鴨的倒提之災來，然而對于什麼『生刲驢肉』『活烤鵝掌』這些無聊的殘虐，卻早經在

文章裏加以攻擊了。這種心思，是東西之所同具的。

但對于人的心思，卻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爲奴，也能爲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淪爲輿臺，自由解放，便能夠獲得彼此的平等，那運命是並不一定終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愛憐，所以西崽打叭兒，則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則平人獲咎，租界上並無禁止苛待華人的規律，正因爲我們該自有力量，自有本領，和雞鴨絕不相同的緣故。

然而我們從古典裏，聽熟了仁人義士，來解倒懸的胡說了，直到現在，還不免總在想從天上或什麽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其甚者竟以爲『莫作亂離人，寧爲太平犬』不妨變狗，而合羣改革是不肯的。自歎不如租界的雞鴨者，也正有這氣味。

這類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懸的，而且雖在送往廚房的時候，也無人暫時解救。這就因爲我們究竟是人，然而是沒出息的人的緣故。

（六月三日。）

論『花邊文學』

近來有一種文章，四週圍着花邊，從一些副刊上出現。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閒適，縝密整齊，看外形似乎是『雜感』但又像『格言』，內容卻不痛不癢，毫無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語錄一類的東西。今天一則『偶感』明天一段『據說』從作者看來，自然是好文章，因爲翻來覆去，都成了道理，頗盡了八股的能事的。但從讀者看，雖然不痛不癢，卻往往滲有毒汁，散佈了妖言。譬如甘地被刺，就起來作一篇『偶感』，頌揚一番『摩哈達麻』咒罵幾通暴徒作亂，爲聖雄出氣禳災，順便也向讀者宣講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說教之類。這種文章無以名之，且名之曰『花邊體』或『花邊文學』罷。

這花邊體的來源，大抵是走入鳥道以後的小品文變種。據這種小品文的擁護者說是會要流傳下去的（見人間世關於小品文）我們且來看看他們的流傳之道罷。六月念八日申報『自由談』載有這樣一篇文章，題目叫『倒提』。

大意說西洋人禁止倒提鷄鴨，華人頗有鳴不平的，因爲西洋人虐待華人，至於比不上鷄鴨。

於是這位花邊文學家發議論了，他說：『這其實是誤解了西洋人。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並未放在動物之下。』

爲什麼『並未』呢？據說是『人能組織，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領，和鷄鴨絕不相同的緣故。』所以租界上沒有禁止苛待華人的規律。不禁止虐待華人，當然就是把華人看在鷄鴨之上了。

倘要不平麼，爲什麼不反抗呢？

而這些不平之士，據花邊文學家從古典裏得來的證明，斷爲『不妨變狗』之輩，沒有出息的。

這意思極明白，第一是西洋人並未把華人放在鷄鴨之下，自歎不如鷄鴨的人，是誤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這種優待，不應該再鳴不平。第三是他雖也正面的承認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實在是說明西洋人爲尊重華

人起見，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進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從『古典』來證明這是華人沒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種幫洋人經營生意的華人，通稱叫『買辦，』他們和同胞做起生意來，除開誇說洋貨如何比國貨好，外國人如何講禮節信用，中國人是猪玀，該被淘汰以外，還有一個特點，是口稱洋人曰：『我們的東家。』我想這一篇『倒提』的傑作，看他的口氣，大抵不出於這般人爲他們的東家而作的手筆。因爲第一，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誇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氣；第二，他們往往贊成西洋人（也就是他們的東家）統治中國，虐待華人，因爲中國人是猪玀；第三，他們最反對中國人懷恨西洋人。抱不平，從他們看來，更是危險思想。

從這般人或希望升爲這般人的筆下產出來的就成了這篇『花邊文學』的傑作。但所可惜是不論這種文人，或這種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辯護說教，中國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爲西洋人雖然不會把中國放在鷄鴨之下，但事實上也似乎並未放在鷄鴨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國犯人倒提着從二樓摔下來，已

是久遠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頭，今年的蔡洋其輩，他們的遭遇，並不勝過於雞鴨，而死傷之慘烈有過而無不及。這些事實我輩華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會轉背就忘卻的，花邊文學家的嘴和筆怎能朦混過去呢？

抱不平的華人果眞如花邊文學家的『古典』證明，一律沒有出息的麼？倒也不的。我們的古典裏，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運動，兩年前的一二八戰爭，至今還在艱苦支持的東北義勇軍麼？誰能說這些不是由於華人的不平之氣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戰鬬和反抗呢？

『花邊體』文章賴以流傳的長處都在這裏。如今雖然在流傳着，為某些人們所擁護。但相去不遠，就將有人來唾棄他的。現在是建設『大衆語』文學的時候，我想『花邊文學』不論這種形式或內容，在大衆的眼中，將有流傳不下去的一天罷。

這篇文章投了好幾個地方，都被拒絕。莫非這文章又犯了要報私仇的嫌疑麼？但這『授意』卻沒有的。就事論事，我覺得實有一吐的必要。文中過火

之處，或者有之，但說我完全錯了，卻不能承認。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輩或友人，那就請諒解這一點。

筆者附識。

（七月三日大晚報火炬）

玩具

宓子章

今年是兒童年。我記得的，所以時常看看造給兒童的玩具。

馬路旁邊的洋貨店裏掛着零星小物件，紙上標明，是從法國運來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見一樣的貨色，只是價錢更便宜。在擔子上，在小攤上，都賣着漸吹漸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個印子道：『完全國貨，』可見是中國自己製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樣的印子，那卻應該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大公司裏則有武器的玩具：指揮刀，機關槍，坦克車……。然而，雖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見。公園裏面，外國孩子聚沙成爲圓堆，橫插上兩條短樹幹，這明明是在創造鐵甲砲車了，而中國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臉，躲在大人的背後，羞怯的，驚異的看着，身

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極的長衫。

我們中國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槍，麻雀牌，毛毛雨，科學靈乩，金剛法會，還有別的，忙個不了，沒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雖是兒童年，雖是前年身歷了戰禍，也沒有因此給兒童創出一種紀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樣抄。然則明年不是兒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製造玩具的天才。他們用兩個長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紅綠，連作一排，筒內藏一個彈簧，旁邊有一個把手，搖起來就格格的響。這就是機關鎗！也是我所見的惟一的創作。我在租界邊上買了一個，和孩子搖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勝利的日本人看見了，大抵投給我們一個鄙夷或悲憫的苦笑。

然而我們搖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爲這是創作。前年以來，很有些人罵着江北人，好像非此不足以自顯其高潔，現在沈默了，那高潔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創造了粗笨的機鎗玩具，以堅強的自信和質樸的才能與文明的玩具爭。他們，我以爲是比從外國買了極新式的武器回來的人物，更其値得讚頌的，雖然也許又有人會因此給我一

個鄙夷或悲憫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零食

莫朕

出版界的現狀，期刊多而專書少，使有心人發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發愁。人而有心，眞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這情形是由來已久的，現在不過略有變遷，更加顯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歡喫零食。假使留心一聽，則屋外叫賣零食者，總是『實繁有徒』。桂花白糖倫教糕，豬油白糖蓮心粥，蝦肉餛飩麵，芝蔴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羅）蜜橘，瓜子大王，還有蜜餞，橄欖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從早晨直喫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爲這又不比肥魚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據說，是在消閒之中，得養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幾年的出版物，是有『養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門』，或曰『ABC』，或曰

『概論』總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錢數角，費時半點鐘，便能明白一種科學，或全盤文學，或一種外國文。意思就是說，只要喫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這人發榮滋長，抵得喫五年飯。試了幾年，功效不顯，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試驗，如果有名無實，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修仙或鍊金，而代以洗温泉和買獎劵，便是試驗無效的結果。于是放鬆了『養生』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還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開的。

于是而出現了小品，但也並不是新花樣。當老九章生意興隆的時候，就有過筆記小說大觀之流，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關門之後，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爲什麼倒弄得鬧鬧嚷嚷，滿城風雨的呢？我想，這是因爲在擔子裝起了篆字的和羅馬字母合璧的年紅電燈的招牌。

然而，雖然仍舊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應力卻比先前敏捷了，否則又何至于鬧嚷嚷。但這也許正因爲神經衰弱的緣故。假使如此，那麼，零食的前途倒是可慮的。

（六月十一日。）

「此生或彼生」

白道

『此生或彼生。』

現在寫出這樣五個字來，問問讀者：是什麼意思？

倘使在申報上，見過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文只須「此生或彼生」卽已明瞭，其省力爲何如？……』的，那就也許能够想到，這就是『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的意思。

否則，那回答恐怕就要遲疑。因爲這五個字，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

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胡。我們看文言文，往往

不但不能增益我們的智識，並且須伎我們已有的智識，給牠注解，補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話之後，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徑就用白話，卽使多寫了幾個字，但對于讀者，『其省力爲何如？』

我就用主張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舉的文言的例子，證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正是時候

張承祿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

聖經，佛典，受一部分人們的奚落已經十多年了，「覺今是而昨非，」現在就是復興的時候。關岳，是清朝屢經封贈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閒卻；從新記得，是袁世凱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凱一同蓋了棺；而第二次從新記得，則是在現在。

這時候，當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標雅致，看古書。

如果是小家子弟，則縱使外面怎樣大風雨，也還要勇往直前，拚命掙扎的，因為他沒有安穩的老巢可歸，只得向前幹。雖然成家立業之後，他也許修家譜，造祠堂，儼然以舊家子弟自居，但這究竟是後話。倘是舊家子弟呢，為了逞雄、好奇、趨時、喫飯，固然也未必不出

門，然而只因爲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縮，這一縮而且縮得不小，簡直退回家，更壞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爛的大宅子。

這大宅子裏有倉中的舊貨，有壁角的灰塵，一時實在搬不盡。倘有坐食的餘閒，還可以東尋西覓，那就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來消磨他若干歲月。如果是窮極無聊了，那就更要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甚而至于翻骯髒的牆根，開空虛的抽屜，想發見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寶貝，來救這無法可想的貧窮。這兩種人，小康和窮乏，是不同的，悠閒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場的緩促，也不同的，但當這時候，卻就正在古董中討生活，所以那主張和行爲，便無不同，而聲勢也好像見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響了一部分的青年們，以爲在古董中眞可以尋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這麼閒適，看看急迫者，是這麼專精，這就總應該有些道理。會有仿傚的人，是當然的。然而，時光也絕不留情，他將終于得到一個空虛，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張者倘無特操，無灼見，則說古董應該供在香案上或擲在茅廁裏，其實都不過在盡一時的自欺欺人的任務，要尋前例，是隨處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論重譯

史賁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對作家的寫無聊的游記之類，以爲不如給中國介紹一點上起希臘、羅馬，下至現代的文學名作。我以爲這是很切實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談上，卻又反對間接翻譯，說『是一種滑頭辦法，』雖然還附有一些可恕的條件。這是和他後來的所說衝突的，也容易啓人誤會，所以我想說幾句。

重譯確是比直接譯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譯者自慚不及，怕敢動筆的好處，先由原譯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譯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將中國的粵語譯爲京語，或京語譯成滬語，也很難恰如其分。在重譯，便減少了對于原文的好處的躊躇。其次，是難解之處，忠實的譯者往往會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書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譯錯

誤，而間接譯卻不然的時候。

懂某一國文，最好是譯某一國文學，這主張是斷無錯誤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國也就難有上起希、羅，下至現代的文學名作的譯本了。中國人所懂的外國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譯，我們將只能看見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不但沒有伊卜生，沒有伊本涅支，連極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話，西萬提司的吉訶德先生，也無從看見了。這是何等可憐的眼界。自然，中國未必沒有精通丹麥、諾威、西班牙文字的人們，然而他們至今沒有譯，我們現在的所有，都是從英文重譯的。連蘇聯的作品，也大抵是從英法文重譯的。

所以我想，對于翻譯，現在似乎暫不必有嚴峻的堡壘。最要緊的是要看譯文的佳良與否，直接譯或間接譯，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機，也不必推問的。深通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重譯本，有時會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實者的直接譯本好，日本改造社譯的高爾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責爲投機，但革命者的譯本出，卻反而顯出前一本的優良了。不過也還要附一個條件，並不很懂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速成譯本，可實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然而必須那譯

本比舊譯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譯』當作護身的擋牌。

（六月二十四日。）

再論重譯

史賁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論重譯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釋我的誤會。我卻覺得並無什麼誤會，不同之點，只在倒過了一個輕重，我主張首先要看成績的好壞，而不管譯文是直接或間接，以及譯者是怎樣的動機。

木天先生要譯者『自知』，用自己的長處，譯成『一勞永逸』的書。要不然，還是不動手的好。這就是說，與其來種荊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讓別的好園丁來種可以永久觀賞的佳花。但是，『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卻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決非『一勞永逸』的符號。況且白地也決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會生長荊棘或雀麥。最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譯界略免于

蕪雜。這就是批評。

然而我們向來看輕着翻譯，尤其是重譯。對于創作，批評家是總算時時開口的，一到翻譯，則前幾年還偶有專指誤譯的文章，近來就極其少見；對于重譯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評翻譯却比批評創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說，重譯有數種譯本作參考，這在譯者是極爲便利的，因爲甲譯本可疑時，能夠參看乙譯本。直接譯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無法可想，因爲世界上是沒有用了不同的文章，來寫兩部意義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譯的書之多，這也許是一種原因，說偸懶也行，但大約也還是語學的力量不足的緣故。遇到這種參酌各本而成的譯本，批評就更爲難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種原譯本。如陳源譯的父與子，魯迅譯的毁滅，就都屬于這一類的。

我以爲翻譯的路要放寬，批評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論極嚴，想使譯者自己愼重，倒會得到相反的結果，要好的愼重了，亂譯者却還是亂譯，這時惡譯本就會比稍好的譯本多。

臨末還有幾句不大緊要的話。木天先生因爲懷疑重譯，見了德譯本之後，連他自己所譯的塔什干，也定爲法文原譯是删節本了。其實是不然的。德譯本雖然厚，但那是兩部小說合訂在一起的，後面的大半，就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所以我們所有的漢譯塔什干，也並不是節本。

（七月三日。）

『徹底』的底子

公汗

現在對于一個人的立論，如果說牠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論者的反感了，但若說牠是『徹底，』是『非常前進，』卻似乎還沒有什麼。

現在也正是『徹底』的，『非常前進』的議論，替代了『高超』的時光。

文藝本來都有一個對象的界限。譬如文學，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讀者爲對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當然要有深淺。而主張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還是作者的本分。然而這時『徹底』論者站出來了，他卻說中國有許多文盲，問你怎麼辦？這實在是對于文學家的當頭一棍，只好立刻悶死給他看。

不過還可以另外請一枝救兵來，也就是辯解。因爲文盲是已經在文學作用的範圍

之外的了，這話只好請畫家、演劇家、電影作家出馬，給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東西。然而這還不足以塞『徹底』論者的嘴的，他就說文盲中還有色盲，有瞎子，問你怎麼辦？于是藝術家們也遭了當頭一棍，只好立刻悶死給他看。

那麼，作爲最後的掙扎，說是對于色盲、瞎子之類，須用講演、唱歌、說書罷。說是也說得過去的。然而他就要問你：莫非你忘記了中國還有聾子嗎？

又是當頭一棍，悶死，都悶死了。

于是『徹底』論者就得到一個結論：現在的一切文藝，全都無用，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立定了這個結論之後，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誰來『徹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藝家。然而文藝家又是不『徹底』的多，于是中國就永遠沒有對於文盲、色盲、瞎子、聾子，無不有效的——『徹底』的好的文藝。

但『徹底』論者卻有時又會伸出頭來責備一頓文藝家。

弄文藝的人，如果遇見這樣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臉，那麼，文藝不但不會前進，並且只會萎縮，終于被他消滅的。切實的文藝家必須認淸這一種『徹底』論者的眞

面目！

（七月八日。）

知了世界

鄧當世

中國的學者們，多以爲各種智識，一定出于聖賢，或者至少是學者之口；連火和草藥的發明應用，也和民衆無緣，全由古聖王一手包辦：燧人氏、神農氏。所以，有人以爲『一若各種智識，必出諸動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況且，『出諸動物之口』的智識，在我們中國，也常常不是眞智識。天氣熱得要命，窗門都打開了，裝着無線電播音機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頭，『與民同樂。』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國我不知道，中國的播音，竟是從早到夜，都有戲唱的，牠一會兒尖，一會兒沙，只要你願意，簡直能夠使你耳根沒有一刻淸淨。同時開了風扇，喫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漲』『旱象已成』之處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掙扎過活的人們

的地方，也完全是兩個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聲高唱中，忽然記得了法國詩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螞蟻。也是這樣的火一般的太陽的夏天，螞蟻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卻在枝頭高吟，一面還笑螞蟻俗。然而秋風來了，涼森森的一天比一天涼，這時知了無衣無食，變了小癟三，卻給早有準備的螞蟻教訓了一頓。這是我在小學校『受教育』的時候，先生講給我聽的。我那時好像很感動，至今有時還記得。

但是，雖然記得，卻又因了『畢業即失業』的教訓，意見和螞蟻已經很不同。秋風是不久就來的，也自然一天涼比一天，然而那時無衣無食的，恐怕倒是現在的流着油汗的人們；洋房的周圍固然靜寂了，但那是關緊了窗門，連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爐的煖氣，遙想那裏面，大約總依舊是咿咿唉唉，『謝謝毛毛雨。』

『出諸動物之口』的智識，在我們中國豈不是往往不適用的麼？

中國自有中國的聖賢和學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說得多麼簡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將這教給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

那些感想，多費紙筆了。這也就是中國人非讀中國古書不可的一個好證據罷。

（七月八日。）

算賬

莫朕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爲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眞够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的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迹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有看懂的古書……

但說起來可又有些躊躇，怕英雄也許會因此指定我是猶太人，其實，並不是的。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數學家，到底沒有弄清楚。但我直覺的感到，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

子賠款來養成幾位有限的學者，虧累得多了。

但恐怕這又不過是俗見。學者的見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雖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卻又似乎並非全沒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對新朝的說法，就叫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而這中國民族的有些心，眞也被征服得徹底，到現在，還在用兵燹、癘疫、水旱、風蝗，換取着孔廟重修，雷峯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庫珍本發行這些大門面。

我也並非不知道災害不過暫時，如果沒有記錄，到明年就會大家不提起，然而光榮的事業卻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雖然並非猶太人卻總有些喜歡講損益，想大家來算一算向來沒有人提起過的這一筆賬。——而且，現在也正是這時候了。

（七月十七日。）

水性

公汗

天氣接連的大熱了近二十天，看上海報，幾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記載。這在水村裏，是很少見的。

水村多水，對于水的智識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會浮水，是輕易不下水去的。這一種能浮水的本領，俗語謂之『識水性』。

這『識水性，』如果用了『買辦』的白話文，加以較詳的說明，則：一、是知道火能燒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樣柔和，好像容易親近，因而也容易上當；二、知道水雖能淹死人，卻也能浮起人，現在就設法操縱牠，專來利用牠浮起人的這一面；三、便是學得操縱法，此法一熟，『識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會裏的人們，卻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連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卻了。平時毫無準備，臨時又不先一測水的深淺，遇到熱不可耐時，便脫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處，那當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覺得，當這時候，肯設法救助的人，好像都會裏也比鄉下少。

但救都會人恐怕也較難，因爲救者固然必須『識水性，』被救者也得相當的『識水性』的。他應該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淺處浮。倘若過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則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連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預先學一點浮水工夫，不必到什麼公園的游泳場，只要在河灘邊就行，但必須有內行人指導。其次，倘因了種種關係，不能學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淺深，只在淺處敷衍敷衍；或者最穩當是舀起水來，只在河邊冲一冲，而最要緊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會游泳的人的性質，並且還要牢牢的記住！

現在還要主張宣傳這樣的常識，看起來好像發瘋，或是志在『花邊』罷，但事實卻證明着斷斷不如此。許多事是不能爲了討前進的批評家喜歡，一味閉了眼睛作豪語的。

（七月十七日。）

玩笑只當牠玩笑（上）

康伯度

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于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面，都不配說一句話。我因此記起的是別一件事，是在現在的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之前，他早是一位對于那時的白話，尤其是歐化式的白話的偉大的『迎頭痛擊』者。

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

『我現在只舉一個簡單的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這太老式了，不好！

『「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

『這好！』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

『這更好！爲什麼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

這段話見于中國文法通論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于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裏去的。

實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

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二法，古文上沒有，談話裏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只有將『子曰』改成『曰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只好說是『「子曰」

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那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爲好奇，乃是爲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裏，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嘗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够用，便只得採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眞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他卻又粗淺，籠統嗎？

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删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够給我們更好的箴規。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着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讀到先生在自由談刊布的大作，知道爲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仍多，先生以爲歐式文化的風行，原因是『必要。』這我眞不知是從那裏說起？中國人雖無用但是話總是會說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要鄉下人也『密司忒』起來，這不見得是中國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華人的言語說：張甲說：『今天下雨了。』李乙說：『是的，天涼了。』若照尊論的主張，就應該改做：『今天下雨了，』張甲說。『天涼了，——是的；』李乙說。這個算得是中華民國全族的『必要』嗎？一般繙譯大家的歐化文筆，已足阻盡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讀原文的人也不懂譯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從此使中國更無可讀的西書了。陳子展先生提倡的『大衆語，』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間應該說中國話，總是絕對的。而先生偏要說歐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眞十足加二的表現『買辦心理』了。劉半農先生說：『繙譯是要

使不懂外國文的人得讀』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罵其半農，認爲非使全中國人都以歐化文法爲『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現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國主義的滅絕華人的毒氣彈，已經製成無數了。先生要做買辦儘管做，祇求不必將全個民族出賣。我是一個不懂顚倒式的歐化文式的愚人！對於先生的盛意提倡，幾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國人了。今特負責請問先生爲甚麼投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總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對於先生的主張不敢領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國語法裏要加一點歐化，是我的一種主張，並不是『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也沒有『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給我『漢

奸』之類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要殺我的頭了。我的主張也許會錯的，不過一來就判死罪，方法雖然很時髦，但也似乎過分了一點。況且我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意見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並沒有徵求過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國語法的歐化並不就是改學外國話，但這些粗淺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談了。我不怕熱，倒是因爲無聊。不過還要說一回：我主張中國語法上有加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眼前的例，就如先生這幾百個字的信裏面，就用了兩回『對於，』這和古文無關，是後來起于直譯的歐化語法，而且連『歐化』這兩個字也是歐化字；還用着一個『取消，』這是純粹日本詞；一個『瓦斯，』是德國字的原封不動的日本人的音譯。都用得很愜當，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罷，倘用中國固有的話的『毒氣，』就顯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彈裏面

的東西了。所以寫作『毒瓦斯』的確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沒有照鏡子，無意中也證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歐化語法，用鬼子名詞的人，但我看先生決不是『爲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所以也想由此證明我也並非那一伙。否則，先生含狗血噴人，倒先汙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還是不要暴躁，靜靜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專此布覆，並請

熱安。

弟康伯度脫帽鞠躬。

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玩笑只當牠玩笑（下）

康伯度

別一枝討伐白話的生力軍，是林語堂先生。他討伐的不是白話的『反而難懂』是白話的『魯里魯蘇，』連劉先生似的想白話『返樸歸眞』的意思也全沒有，要達意，只有『語錄式』（白話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話武裝了出現的時候，文言和白話的鬪爭早已過去了，不像劉先生那樣，自己是混戰中的過來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懷舊日，慨歎末流的情緒。他一閃而將宋、明語錄，擺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極其自然的。

這『幽默』便是論語四十五期裏的一張字條的寫法，他因爲要問木匠討一點油灰，寫好了一張語錄體的字條，但怕別人說他『反對白話，』便改寫了白話的，遝體的，裲

城派的三種，然而都很可笑，結果是差『書僮』傳話，向木匠討了油灰來。

論語是風行的刊物，這里省煩不抄了。總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語錄式的一張，別的三種，全都要不得。但這四個不同的脚色，其實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個人扮出來的，一個是正生，就是『語錄式』，別的三個都是小丑，自裝鬼臉，自作怪相，將正生襯得一表非凡了。

但這已經並不是『幽默』，乃是『頑笑』，和市井間的在牆上畫一烏龜背上寫上他的所討厭的名字的戰法，也並不兩樣的。不過看見的人，卻往往不問是非，就嗤笑被畫者。

『幽默』或『頑笑』也都要生出結果來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當牠『頑笑』看。

因爲事實會並不如文章，例如這語錄式的條子，在中國其實也並未斷絕過種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街口去看一看，有時就會看見一個攤，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寫信，他所用的文章，決不如林先生所擬的條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語錄式』的。這就是現在從新提起的語錄派的末流，卻並沒有誰去塗白過他的鼻子。

這是一個具體的『幽默』。

但是，要賞識『幽默』也眞難。我曾經從生理學來證明過中國打屁股之合理：假使

屁股是爲了排洩或坐坐而生的罷，就不必這麽大，腳底要小得遠，不是足夠支持全身了麽？我們現在早不喫人了，肉也用不着這麽多。那麽，可見是專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時告訴人們，大抵以爲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應就不能這樣了罷。

沒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適意的時候，恐怕終于是『中國沒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做文章

朔爾

沈括的夢溪筆談裏，有云：『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駢文後起，唐、虞三代是不駢的，稱『平文』爲『古文』便是這意思。由此推開去，如果古者言文眞是不分，則稱『白話文』爲『古文』，似乎也無所不可，但和林語堂先生的指爲『白話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兩人的大作，不但拙澀，主旨先就不一，穆說的是馬踏死了犬，張說的是犬給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馬，還是在犬呢？較明白穩當的還是

沈括的毫不經意的文章：『有奔馬，踐死一犬。』

因為要推倒舊東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澀，』有時簡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經古人『做』得圓熟了的舊東西還要壞。而字數論旨，都有些限制的『花邊文學』之類，尤其容易生這生澀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卻又不行。用一段大樹和四枝小樹做一隻凳，在現在，未免太毛糙，總得鏝光牠一下纔好。但如全體彫花，中間挖空，卻又坐不來，也不成其為凳子了。高爾基說，大衆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我想，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看書瑣記（二）

焉于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札克小說裏寫對話的巧妙，以爲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覩了說話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學內我的文學修養）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這也並非什麼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衖堂裏，租一間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時時可以體驗到。他和周圍的住戶，是不一定見過面的，但只隔一層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屬和客人的談話，尤其是高聲的談話，都大略可以聽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彷彿覺得那些人是怎樣的人了。

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點，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我想，就可以使別人從談

話裏推見每個說話的人物。但我並不是說：這就成了中國的巴爾札克。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這人物的模樣的，于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卻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札克的小鬍鬚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裏，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鬍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文學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讀者倘沒有類似的體驗，牠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麽，恐怕會想到剪頭髮，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麽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之類裏面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面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學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爲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

愛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爲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一有變化，卽非永久，說文學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

（八月六日。）

看書瑣記（二）

焉于

就在同時代，同國度裏，說話也會彼此說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說，叫作本國話和外國話，記的是法國的一個闊人家裏招待了歐戰中出死入生的三個兵，小姐出來招呼了，但無話可說，勉勉強強的說了幾句，他們也無話可答，倒只覺坐在闊房間裏，小心得骨頭疼。直到溜回自己的『豬窠』裏，他們這纔遍身舒齊，有說有笑，並且在德國俘虜裏，由手勢發見了說他們的『我們的話』的人。

因了這經驗，有一個兵便模模胡胡的想：『這世間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戰爭的世界。別一個是有着保險箱門一般的門，禮拜堂一般乾淨的廚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

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國度。那裏面，住着古怪想頭的外國人。』

那小姐後來就對一位紳士說的是：『和他們是連話都談不來的。好像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着跳不過的深淵似的。』

其實，這也無須小姐和兵們是這樣。就是我們——算作『封建餘孽』或『買辦』或別的什麼而論都可以——和幾乎同類的人，只要什麼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無話可說。不過我們中國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早已發明了一種萬應靈藥，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倘是宴會，就只猜拳，不發議論。

這樣看來，文學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實在有些艱難。『今天天氣……哈哈哈！』雖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卻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學。于是高超的文學家便自己定了一條規則，將不懂他的『文學』的人們，都推出『人類』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學還有別的性，他是不肯說破的，因此也只好用這手段。然而這麼一來，『文學』存在，『人』卻不多了。

于是而據說文學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極，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匯集

于作者一個人。然而文學家卻又悲哀起來，說是吐血了，這眞是沒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趨時和復古

康伯度

半農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廬隱兩位作家一樣，很使有些刊物熱鬧了一番。這情形，會延得多麼長久呢，現在也無從推測。但這一死，作用卻好像比那兩位大得多：他已經快要被封爲復古的先賢，可用他的神主來打『趨時』的人們了。

這一打是有力的，因爲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黨，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勝于搬出生鏽的古董來。然而笑話也就埋伏在這裏面。爲什麼呢？就爲了半農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趨時』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劉半農三個字，原因並不在他擅長音韻學，或是常做打油詩，是在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爲一個『文學革命』陣中的戰鬥者。然而那時有一部

分人，卻毀之爲『趨時』。時代到底好像有些前進，光陰流過去，漸漸將這謚號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點，也就隨和一些，于是終于成爲乾乾淨淨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壯』，他這時也要成爲包起來作爲醫治新的『趨時』病的藥料了。

這並不是半農先生獨個的苦境，舊例着實有。廣東舉人多得很，爲什麼康有爲獨獨那麼有名呢，因爲他是公車上書的頭兒，戊戌政變的主角，趨時；留英學生也不希罕，嚴復的姓名還沒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認眞的譯過好幾部鬼子書，趨時；淸末，治樸學的不止太炎先生一個人，而他的聲名，遠在孫詒讓之上者，其實是爲了他提倡種族革命，趨時，而且還『造反』。後來『時』也『趨』了過來，他們就成爲活的純正的先賢。但是，晦氣也夾屁股跟到，康有爲永定爲復辟的祖師，袁皇帝要嚴復勸進，孫傳芳大帥也來請太炎先生投壺了。原是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拉還是拉，然而是拉車屁股向後，這里只好用古文，『嗚呼哀哉，尙饗』了。

我並不在譏刺半農先生曾經『趨時』，我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謂『趨時』中的一部分：『前驅』的意思。他雖然自認『沒落』，其實是戰鬭過來的，只要敬愛他的人，多

發揮這一點，不要七手八腳，專門把他拖進自己所喜歡的油或泥裹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安貧樂道法

史賁

孩子是要別人教的，毛病是要別人醫的，卽使自己是教員或醫生。但做人處世的法子，卻恐怕要自己斟酌，許多別人開來的良方，往往不過是廢紙。

勸人安貧樂道是古今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絡，開過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沒有十全大補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開不完，新近就看見了兩種，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當。

一種是教人對于職業要發生興趣，一有興趣，就無論什麼事，都樂此不倦了。當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須是輕鬆一點的職業。且不說掘煤，挑糞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廠裏做工至少每天十點的工人，到晚快邊就一定筋疲力倦，受傷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時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體之中，』連自己的身體也顧不轉了，怎麼還會有興趣？——

除非他愛興趣比性命還利害。倘若問他們自己罷，我想，一定說是減少工作的時間，做夢也想不到發生興趣法的。

還有一種是極其徹底的說是大熱天氣，闊人還忙于應酬，汗流浹背，窮人卻挾了一條破席，鋪在路上，脫衣服，浴涼風，其樂無窮，這叫作『席捲天下』。這也是一張少見的富有詩趣的藥方，不過也有煞風景在後面。快要秋涼了，一早到馬路上去走走，看見手捧肚子，口吐黃水的就是那些『席捲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約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窮眞是這麼有趣，現在的闊人一定首先躺在馬路上，而現在的窮人的席子也沒有地方鋪開來了。

上海中學會考的優良成績發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論，其中有一段——

『……若德業已立，則雖饔飧不繼，捉襟肘見，而其名德足傳於後，精神生活，將充分發展，又何患物質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眞諦，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由新語林第三期轉錄）

這比題旨更進了一步，說是連不能『充腹』也不要緊的。但中學生所開的良方，對

于大學生就不適用，同時還是出現了要求職業的一大羣。

事實是毫無情面的東西，牠能將空言打得粉碎。有這麼的彰明較著，其實，據我的愚見，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橫豎永遠是沒有用的。

（八月十三日。）

奇怪（二）

白道

世界上有許多事實，不看記載，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種土人，男女的避忌嚴得很，連女壻遇見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還不夠，必須將臉埋進土裏去。這眞是雖是我們禮義之邦的『男女七歲不同席』的古人，也萬萬比不上的。

這樣看來，我們的古人對于分隔男女的設計，也還不免是低能兒；現在總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電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義。低能透頂的是還沒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氣，從這個男人的鼻孔裏呼出來，又被那個女人從鼻孔裏吸進去，淆亂乾坤，實在比海水只觸着皮膚更爲嚴重。對于這一個嚴重問題倘沒有辦法，男女的界限就永遠分不淸。

我想，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雖非國粹，有時卻能夠幫助國粹的。例如無線電播音，

是摩登的東西，但早晨有和尚唸經，卻不壞；汽車固然是洋貨，坐着去打麻將，卻總比坐綠呢大轎，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幾圈。以此類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氣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個箱，將養氣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裏，既免拋頭露面，又兼防空演習，也就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凱末爾將軍治國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這回可也萬萬比不上了。

假使現在有一個英國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記那樣的諷刺的小說，說在二十世紀中，到了一個文明的國度，看見一羣人在燒香拜龍，作法求雨，賞鑑『胖女』，禁殺烏龜；又一羣人在正正經經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張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應該不許其露出。那麽，遠處，或是將來的人，恐怕大抵要以爲這是作者貧嘴薄舌，隨意揑造，以挖苦他所不滿的人們的罷。

然而這的確是事實。倘沒有這樣的事實，大約無論怎樣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總不能怎樣的出奇，所以人們看見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這一句話。

（八月十四日。）

奇怪(二)

白道

尤墨君先生以教師的資格參加着討論大衆語，那意見是極該看重的。他主張『使中學生練習大衆語，』還舉出『中學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誤用的許多時髦字眼』來，說『最好叫他們不要用，』待他們將來能够辨別時再說，因爲是與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於先』的。現在摘一點所舉的『時髦字眼』在這里——

共鳴　對象　氣壓　温度　結晶　澈底　趨勢　理智　現實　下意識　相對性　絕對性　縱剖面　橫剖面　死亡率……（新語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幾乎算不得『時髦字眼』了。如『對象、』『現實』等，只要看看書報的

人，就時常遇見，一常見，就會比較而得其意義，恰如孩子懂話，並不依靠文法教科書一樣；何況在學校中，還有教員的指點。至于『溫度』『結晶』『縱剖面』『橫剖面』等，也是科學上的名詞，中學的物理學、礦物學、植物學教科書裏就有，和用于國文上的意義並無不同。現在竟『最誤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師也未給指點，而且連別的科學也一樣的模胡嗎？

那麼，單是中塗學了大衆語，也不過是一位中學出身的速成大衆，于大衆有什麼用處呢？大衆的需要中學生，是因為他教育程度比較的高，能夠給大家開拓知識，增加語彙，能解明的就解明，該新添的就新添；他對于『對象』等等的界說，就先要弄明白，當必要時，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譯換，倘沒有，便教給這新名詞，並且說明這意義。如果大衆語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詞也還不很明白，這『落伍』可眞是『澈底』了。

我想，為大衆而練習大衆語，倒是不該禁用那些『時髦字眼』的，最要緊的是教給他定義，教師對于中學生，和將來中學生的對于大衆一樣。譬如『縱斷面』和『橫斷面』，解作『直切面』和『橫切面，』就容易懂；倘說就是『橫鋸面，』和『直鋸面，』那麼，連

木匠學徒也明白了，無須識字。禁，是不好的，他們中有些人將永遠模胡，『因爲中學生不一定個個能升入大學而實現其做文豪或學者的理想的。』

（八月十四日。）

迎神和咬人

越　　儕

報載餘姚的某鄉，農民們因爲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帶帽的，便用刀棒亂打他一通。

這是迷信，但是有根據的。漢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麼用寡婦，關城門，烏烟瘴氣，其古怪與道士無異，而未嘗爲今儒所訂正。雖在通都大邑，現在也還有天師作法，長官禁屠，鬧得沸反盈天，何嘗惹出一點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爲恐怕神看見還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憐；一面則也憎惡他的不與大家共患難。

迎神，農民們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們也不知道別一樣。

報又載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黨員，出而勸阻迎神，被大家一頓打，終于咬斷了喉管，

死掉了。

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據的。精忠說岳全傳說張俊陷害忠良，終被衆人咬死，人心爲之大快。因此鄉間就向來有一個傳說，謂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爲怨恨而至于咬，則被咬者之惡，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約民國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這樣的規定罷。

咬人，農民們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們也不知道別一樣。

想救死，想逃死，適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從由帝國成爲民國以來，上層的改變是不少了，無教育的農民，卻還未得到一點什麼新的有益的東西，依然是舊日的迷信，舊日的訛傳，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還回他們要得到『天討』。他們要駭怕，但因爲不解『天討』的緣故，他們也要不平。待到還駭怕和不平忘記了，就只有迷信訛傳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災荒的時候，依然

是迎神，咬人。

還悲劇何時完結呢？

（六月十九日。）

附記：

旁邊加上黑點的三句，是印了出來的時候，全被刪去了的。是總編輯，還是檢查官的斧削，雖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記得原稿的作者，卻覺得非常有趣。他們的意思，大約是以爲鄉下人的意思——雖然是妄信——還不如不給大家知道，要不然，怕會發生流弊，有許多喉管也要危險的。

（六月二十二日。）

看書瑣記(三)

焉于

創作家大抵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

記得有一位詩人說過這樣的話：詩人要做詩，就如植物要開花，因爲他非開不可的緣故。如果你摘去喫了，卽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錯。

這比喻很美，也彷彿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卻也有錯誤。錯的是詩人究竟不是一株草，還是社會裏的一個人；況且詩集是賣錢的，何嘗可以白摘。一賣錢，這就是商品，買主也有了說好說歹的權利了。

卽使眞是花罷，倘不是開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處，如果有毒，那是園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實，也並不如詩人的空想。

現在可是換了一個說法了，連並非作者，也憎惡了批評家，他們裏有的說道：你這麽會說，那麽，你倒來做一篇試試看！

這眞要使批評家抱頭鼠竄。因爲批評家兼能創作的人，向來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賬。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喫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着客人大叫道：『那麽，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喫喫看！』那卻未免有些可笑了。

誠然，四五年前，用筆的人以爲一做批評家，便可以高踞文壇，所以速成和亂評的也不少，但要矯正這風氣，是須用批評的批評的，只在批評家這名目上，塗上爛泥，並不是好辦法。不過我們的讀書界，是愛平和的多，一見筆戰，便是什麽『文壇的悲觀』呀，『文人相輕』呀，甚至于不問是非，統謂之『互罵』，指爲『漆黑一團糟。』果然，現在是聽不見說誰是批評家了。但文壇呢，依然如故，不過牠不再露出來。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大雪紛飛」

張沛

人們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張的時候，有時會用一枝粉筆去搪對手的臉，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樣，來襯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結果，卻常常適得其反。

章士釗先生現在是在保障民權了，段政府時代他還曾經保障文言。他造過一個實例，說倘將『二桃殺三士』用白話寫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多麼的不行。這回李僉生先生反對大衆語文，也贊成『靜珍君之所舉，「大雪紛飛」總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着」來得簡要而有神韻，酌量採用，是不能與提倡文言文相提並論』的。

我也贊成必不得已的時候，大衆語文可以採用文言，白話，甚至于外國話，而且在事

實上，現在也已經在採用。但是，兩位先生代譯的例子卻是很不對勁的。那時的『士』並非一定是『讀書人』，早經有人指出了；這回的『大雪紛飛』裏，也沒有『一片一片』的意思，這不過特地弄得累墜，掉着要大衆語丟臉的槍花。

白話並非文言的直譯，大衆語也並非文言或白話的直譯。在江浙，倘要說出『大雪紛飛』的意思來，是並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着』的，大抵用『兇』、『猛』或『厲害』，來形容這下雪的樣子。倘要『對證古本』，則水滸傳裏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緊』，就是接近現代的大衆語的說法，比『大雪紛飛』多兩個字，但那『神韻』卻好得遠了。

一個人從學校跳到社會的上層，思想和言語，都一步一步的和大衆離開，那當然是『勢所不免』的事。不過他倘不是從小就是公子哥兒，曾經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關，那麽，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記得他們有許多賽過文言文或白話文的好話。如果自造一點醜惡，來證明他的敵對的不行，那只是他從隱蔽之處挖出來的自己的醜惡，不能使大衆羞，只能使大衆笑。大衆雖然智識沒有讀書人的高，但他們對于胡說的人們，卻有一個

諡法：繡花枕頭。這意義，也許只有鄉下人能懂的了，因爲窮人塞在枕頭裏面的，不是鴨絨：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漢字和拉丁化

仲度

反對大衆語文的人，對主張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貨色來看！』一面也有這樣的老實人，毫不問他是誠意，還是尋開心，立刻拚命的來做標本。

由讀書人來提倡大衆語，當然比提倡白話困難。因爲提倡白話時，好好壞壞，用的總算是白話，現在提倡大衆語的文章卻大抵不是大衆語。但是，反對者是沒有發命令的權利的。雖是一個殘廢人，倘在主張健康運動，他絕對沒有錯；如果提倡纏足，則即使是天足的壯健的女性，她還是在有意的或無意的害人。美國的水果大王，只爲改良一種水果，尙且要費十來年的工夫，何況是問題大得多多的大衆語。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麼，反對者該是贊成文言或白話的了，文言有幾千年的歷史，白話有近二十年的歷史，他

也拿出他的『貨色』來給大家看看罷。

但是，我們也不妨自己來試驗，在動向上，就已經有過三篇純用土話的文章，胡繩先生看了之後，卻以爲還是非土話所寫的句子來得清楚。其實，只要下一番工夫，是無論用什麼土話寫，都可以懂得的。據我個人的經驗，我們那里的土話，和蘇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傳，卻教我『足不出戶』的懂了蘇白。先是不懂，硬着頭皮看下去，參照記事，比較對話，後來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難。這困難的根，我以爲就在漢字。每一個方塊漢字，是都有牠的意義的，現在用牠來照樣的寫土話，有些是仍用本義的，有些卻不過借音，于是我們看下去的時候，就得分析牠那幾個是用義，那幾個是借音，慣了不打緊，開手卻非常喫力了。

例如胡繩先生所舉的例子，說『回到窩裏向罷』也許會當作回到什麼狗『窩』裏去，反不如說『回到家裏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漢字的『窩』字，實際上，恐怕是不該這麼寫法的。我們那里的鄉下人，也叫『家裏』作 Uwao·li，讀書人去抄，也極容易寫成『窩裏』的，但我想，這 Uwao 其實是『屋下』兩音的拚合，而又訛了一點，決

不能用『寫』字隨便來替代，如果只記下沒有別的意義的音，就什麼誤解也不會有了。

大衆語文的音數比文言和白話繁，如果還是用方塊字來寫，不但費腦力，也很費工夫，連紙墨都不經濟。爲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弄到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卻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

現在只還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這和大衆語文是分不開的。也還是從讀書人首先試驗起，先紹介過字母、拼法，然後寫文章。開手是，像日本文那樣，只留一點名詞之類的漢字，而助詞、感歎詞，後來連形容詞、動詞也都用拉丁拼音寫，那麼，不但順眼，對于瞭解也容易得遠了。至于改作橫行，那是當然的事。

這就是現在馬上來實驗，我以爲也並不難。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爲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爲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莎士比亞」

苗挺

嚴復提起過『狹斯丕爾，』一提便完；梁啓超說過『莎士比亞，』也不見有人注意；田漢譯了這人的一點作品，現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起來，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證明了羣衆的盲目，連拜服約翰生博士的教授也來譯馬克斯『牛克斯』的斷片。爲什麼呢？將何爲呢？

而且聽說，連蘇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亞劇了。

不演還可，一要演，卻就給施蟄存先生看出了『醜態』——

『……蘇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亞，」後來是「改編莎士比亞，」現在呢，不是要在戲劇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亞」了嗎？（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

妃醉酒」呢！）這種以政治方策運用之於文學的醜態，豈不令人齒冷』（現代五卷五期，施蟄存我與文言文。）

蘇俄太遠，演劇季的情形我還不了然，齒的冷暖，暫且聽便罷。但梅蘭芳和一個記者的談話，登在大晚報的火炬上，卻沒有說要去演『貴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說：『我自有生以來三十年，除幼稚無知的時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貫的。……』（同前）這當然非常之好。不過他所『言』的別人的『行』，卻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會不一致的，如『貴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實梅蘭芳還沒有動身，施蟄存先生卻已經指定他要在『無產階級』面前赤膊洗澡。這麼一來，他們豈但『逐漸沾染了資產階級的「餘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國的國粹了。他們的文學青年，將來要描寫宮殿的時候，會在『文選與莊子』裏尋『詞彙』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貴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齒冷』，不做一下來湊趣，也使豫言家倒霉。兩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說：『在文藝上，我一向是個孤獨的人，我何敢多攖

衆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氣話，贊成施先生的其實並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雜誌上發表嗎？——這『孤獨』是很有價值的。

（九月二十日。）

商賈的批評

及鋒

中國現今沒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評家或胡評家不滿，前些時還曾經探究過牠的所以沒有的原因。結果是沒有結果。但還有新解釋。林希雋先生說是因爲『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去作『雜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萊或托爾斯泰（現代九月號）。還有一位希雋先生，卻以爲『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頭，……作家無形中也就成爲商賈了。……爲了獲利較多的報酬起見，便也不得不採用「粗製濫造」的方法，再沒有人殫精竭慮用苦工夫去認眞創作了。』（社會月報九月號）

着眼在經濟上，當然可以說是進了一步。但這『殫精竭慮用苦工夫去認眞創作』出來的學說，和我們只有常識的見解是很不一樣的。我們向來只以爲用資本來獲利的

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錢開書店來賺錢的老板。到現在纔知道用文章去賣有限的稿費的也是商人，不過是一種『無形中』的商人。農民省幾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換錢，教授賣嘴，妓女賣淫，也都是『無形中』的商人。只有買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錢一定是用東西換來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這資本主義社會裏頭，』個個都是商人，但可分為在『無形中』和有形中的兩大類。

用希雋先生自己的定義來斷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無形中』的商人；如果並不以賣文為活，因此也無須『粗製濫造，』那麼，怎樣過活呢，一定另外在做買賣，也許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見識，無論怎麼看，總逃不脫一個商人見識。

『雜文』很短，就是寫下來的工夫，也決不要寫『和平與戰爭』（這是照林希雋先生的文章抄下來的，原名其實是戰爭與和平）的那麼長久，用力極少，是一點也不錯的。不過也要有一點常識，用一點苦工，要不然，就是『雜文，』也不免更進一步的『粗製濫造，』只剩下笑柄。作品，總是有些缺點的。亞波理奈爾詠孔雀，說牠翹起尾巴，光輝燦爛，但後面的屁股眼也露出來了。所以批評家的指摘是要的，不過批評家這時卻也就翹起

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爲什麼還要呢，就因爲牠正面還有光輝燦爛的羽毛。不過倘使並非孔雀，僅僅是鵝鴨之流，牠應該想一想翹起尾巴來，露出的只有些什麼！

（九月二十五日。）

中秋二願

台　羣

前幾天眞是『悲喜交集。』剛過了國歷的九一八，就是『夏歷』的『中秋賞月，』還有『海寧觀潮。』因爲海寧，就又有人來講『乾隆皇帝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了。這一個滿洲『英明之主，』原來竟是中國人掉的包，好不闊氣，而且福氣。不折一兵，不費一矢，單靠生殖機關便革了命，眞是絕頂便宜。

中國人是尊家族，尙血統的，但一面又喜歡和不相干的人們去攀親，我眞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從小以來，什麼『乾隆是從我們漢人的陳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們元朝是征服了歐洲的』呀之類，早聽的耳朶裏起繭了，不料到得現在，紙煙鋪子的選舉中國政界偉人投票，還是列成吉思汗爲其中之一人；開發民智的報章，還在講滿洲的乾隆皇

帝是陳闇老的兒子。

古時候，女人的確去和過番；在演劇裏，也有男人招爲番邦的駙馬，佔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還有拜俠客做乾爺，給富翁當贅壻，陡了起來的，不過這不能算是體面的事情。男子漢，大丈夫，還當別有所能，別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體力。要不然，我眞怕將來大家又大說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孫。

一願：從此不再胡亂和別人去攀親。

但竟有人給文學也攀起親來了，他說女人的才力，會因與男性的肉體關係而受影響，併舉歐洲的幾個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來作證據。于是又有人來駁他，說這是弗洛伊特說，不可靠。其實這並不是弗洛伊特說，他不至于忘記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學，託爾斯泰太太不會做文章這些反證的。況且世界文學史上，有多少中國所謂『父子作家』『夫婦作家』那些『肉麻當有趣』的人物在裏面？因爲文學和梅毒不同，並無黴菌，決不會由性交傳給對手的。至于有『詩人』在釣一個女人，先捧之爲『女詩人』，那是一種討好的手段，並非他眞傳染給她了詩才。

二願：從此眼光離開臍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考場三醜

黃棘

古時候，考試八股的時候，有三樣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後來改考策論了，恐怕也還是這樣子。第一樣是「繳白卷，」只寫上題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簡直連題目也不寫。然而這最乾淨，因爲别的再沒有什麼枝節了。第二樣是「鈔刊文，」他先已有了僥幸之心，讀熟或帶進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題目相合，便即照鈔，想瞞過考官的眼。品行當然比「繳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沒有什麼另外的枝節。第三樣，最壞的是瞎寫，不及格不必說，還要從瞎寫的文章裏，給人尋出許多笑話來。人們在茶餘酒後作爲談資的，大概是這一種。

「不通」還不在其內，因爲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題目做文章了；況且做文章做

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們對于中國古今文學家，敢保證誰決沒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爲『通，』那是因爲他連『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緣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頗在講些中學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實這病源就在于瞎寫。那些題目，是只要能夠鈔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問十三經是什麼，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來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學士大歎國學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們是文林中的碩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鈔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將那些考官們鎖在考場裏，驟然問他幾條較爲陌生的古典，大約卽使不瞎寫，也未必不繳白卷的。我說這話，意思並不在輕議已成的文人學士，只以爲古典多，記不清不足奇，都記得倒古怪。古書不是很有些曾經後人加過注解的麼？那都是坐在自己的書齋裏，查羣籍，翻類書，窮年累月，這才脫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詳』，有錯誤。現在的青年當然是無力指摘牠了，但作證的卻有別人的什麼『補正』在；而且補而又補，正而又正者，也時或有之。

由此看來，如果能鈔刊文，而又敷衍得過去，這人便是現在的大人物；青年學生有一

步走錯，不過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爲世詬病，我很詫異他們竟沒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又是『莎士比亞』

苗 埏

蘇俄將排演原本莎士比亞，可見『醜態；』馬克思講過莎士比亞，當然錯誤；梁實秋教授將翻譯莎士比亞，每本大洋一千元；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亞，『還再需要一點做人的經驗』了。

我們的文學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爲沒有自己覺得缺少『做人的經驗，』相信羣衆的，但自從看了莎氏的凱撒傳以來，才明白『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底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着，所操縱着。』（杜衡：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文藝風景創刊號所載。）自然，這是根據『莎劇』的，和杜先生無關，他自說現在也還不能判斷牠對不對，但是覺得自己『還再需要一點做人的經驗，』卻已經

明白無疑了。

這是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對于杜衡先生的影響。但『杜文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裏所表現的羣衆，』又怎樣呢？和凱撒傳裏所表現的也並不兩樣——

『……這使我們想起在近幾百年來的各次政變中所時常看到的，「鷄來迎鷄，狗來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類底進化究竟在那兒呢？抑或我們這個東方古國至今還停滯在二千年前的羅馬所曾經過的文明底階段上呢？』

眞的，『發思古之幽情，』往往爲了現在。這一比，我就疑心羅馬恐怕也曾有過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感情並不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所操縱的羣衆，但是被驅散，被壓制，被殺戮了。莎士比亞似乎沒有調查，或者沒有想到，但也許是故意抹殺的，他是古時候的人，有這一手並不算什麼玩把戲。

不過經他的貴手一取捨，杜衡先生的名文一發揮，卻實在使我們覺得羣衆永遠將是『鷄來迎鷄，狗來迎狗』的材料，倒還是被迎的有出息；『至於我，老實說，』還竟有些

以爲羣衆之無能與可鄙，遠在『鷄』『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這是正因爲愛羣衆，而他們太不爭氣了的緣故——自己雖然還不能判斷，但是，『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羣衆這樣看法的』呀，有誰不信，問他去罷！

（十月一日。）

點句的難

張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記，想到了幾句不關重要的話，是：斷句的難。

前清時代，一個塾師能夠不查他的祕本空手點完了四書，在鄉下就要算一位大學者，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買舊書的人，有時會遇到一部書，開首加過句讀，夾些破句，中途卻停了筆：他點不下去了。這樣的書，價錢可以比乾淨的本子便宜，但看起來也眞教人不舒服。

標點古書，印了出來，是起于『文學革命』時候的；用標點古文來試驗學生，我記得好像是同時開始于北京大學，這眞是惡作劇，使『莘莘學子』鬧出許多笑話來。

這時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對白話，或並不反對白話而兼長古文的學者們講風涼話。

然而學者們也要『技癢』的，有時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幾句點不斷，還有可原，但竟連極平常的句子也點了破句。

古文本來也常常不容易標點，譬如孟子裏有一段，我們大概是這樣讀法的：『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說應該斷爲『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的。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則』他的『士，』要不然，『其爲士』就太鶻突了。但也很難決定究竟是那一面對。

不過倘使是調子有定的詞曲，句子相對的駢文，或並不艱深的明人小品，標點者又是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裏是白話怎麽壞，古文怎麽好，一動手，對古文就點了破句，而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揚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標記麽？說好說壞，又從那里來的？

標點古文眞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點幾圈就把眞顏色顯出來了。

但這事還是不要多談好，再談下去，我怕不久會有更高的議論，說標點是『隨波逐

流』的玩意，有損『性靈，』應該排斥的。

（十月二日。）

奇怪（三）

白道

『中國第一流作家』葉靈鳳和穆時英兩位先生編輯的文藝畫報的大廣告，在報上早經看見了。半個多月之後，才在店頭看見這『畫報。』既然是『畫報，』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畫報』的心，首先來看『畫。』

不看還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萬先生的瀋陽之旅裏，有三幅插圖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筆，記了一記，哦，原來是日本雜誌店裏，曾經見過的在戰爭版畫集裏的料治朝鳴的木刻，是爲記念他們在奉天的戰勝而作的，日本記念他對中國的戰勝的作品，卻就是被戰勝國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圖——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時英先生的墨綠衫的小姐裏，有三幅插畫有些像麥綏萊勒的手筆，黑白分明，我曾從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書裏記得了他的作法，而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FM兩個字。莫非我們『中國第一流作家』的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託麥綏萊勒刻了插畫來的嗎？——奇怪二。

這回是文字，世界文壇瞭望台了。開頭就說，『法國的龔果爾獎金，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頒給了一部以中國作題材的小說人的命運，牠的作者是安得烈馬爾路』但是，『或者由於立場的關係，這書在文字上總是受着讚美，而在內容上卻一致的被一般報紙評論攻擊，好像惋惜像馬爾路這樣才幹的作家，何必也將文藝當作了宣傳的工具』云。這樣一『瞭望』，『好像』法國的為龔果爾獎金審查文學作品的人的『立場』，乃是贊成『將文藝當作了宣傳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過也許這只是我自己的『少見多怪』，別人倒並不如此的。先前的『見怪者』說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現在的『怪』卻早已聲明着，叫你『見莫怪』了。開卷就有編者隨筆在——

『祇是每期供給一點並不怎樣沉重的文字和圖畫，使對於文藝有興趣的讀者能醒一醒被其他嚴重的問題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顏一笑，祇是如此而已。』

原來『中國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剝『琵亞詞侶』今年生吞麥綏萊勒的小玩藝，是在大才小用，不過要給人『醒一醒被其他嚴重的問題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顏一笑。』如果再從這醒眼的『文藝畫』上又發生了問題，雖然並不『嚴重』，不是究竟也辜負了兩位『中國第一流作家』獻技的苦心嗎？

那麼，我也來『破顏一笑』吧——

哈！

（十月二十五日。）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

張 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傳統。辛亥革命後，伶人的品格提高了，這崇拜也乾淨起來。先只有譚叫天在劇壇上稱雄，都說他技藝好，但恐怕也還夾着一點勢利，因爲他是『老佛爺』——慈禧太后賞識過的。雖然沒有人給他宣傳，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聲，卻也沒有人來爲他編劇本。我想，這不來，是帶着幾分『不敢』的。

後來有名的梅蘭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爲姨太太，但一沾着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着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衆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

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戲爲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爲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們也在日見其消沉，梅蘭芳近來頗有些冷落。

因爲他是旦角，年紀一大，勢必至于冷落的嗎？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歲了，一登臺，滿座還是喝采。爲什麼呢？就因爲他沒有被士大夫據爲己有，罩進玻璃罩。

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着餘光。梅蘭芳的遊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竟沒有想到從玻璃罩裏跳出，所以這樣的搬出去，還是這樣的搬回來。

他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骯髒，但是潑剌，有生氣。待到化爲『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她和我們相近。

然而梅蘭芳對記者說，還要將別的劇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下）

張沛

而且梅蘭芳還要到蘇聯去。

議論紛紛。我們的大畫家徐悲鴻教授也曾到墨斯科去畫過松樹——也許是馬，我記不眞切了——國內就沒有談得這麼起勁。這就可見梅蘭芳博士之在藝術界，確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現代的編輯室裏也緊張起來。首座編輯施蟄存先生曰：『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妃醉酒」呢！』（現代五卷五期。）要這麼大叫，可見不平之極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別，是會令人疑心生了臟躁症的。次座編輯杜衡先生曰：『劇本鑒定的工作完畢，則不妨選幾個最前進的戲先到莫斯科去宣傳爲梅蘭芳先生「轉變」後的個人的創

作。……因爲照例，到蘇聯去的藝術家，是無論如何應該事先表示一點「轉變」的。』（文藝畫報創刊號。）還可冷靜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齊如山先生自愧弗及，趕緊來請幫忙——幫忙的幫忙。

但梅蘭芳先生卻正在說中國戲是象徵主義，劇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實倒是爲藝術而藝術，他也是一位『第三種人』。

那麼，他是不會『表示一點「轉變」的，』目前還太早一點。他也許用別一個筆名，做一篇劇本，描寫一個知識階級，總是專爲藝術，總是不問俗事，但到末了，他卻究竟還在革命這一方面。這就活動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這篇東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這一方面了嗎？

但我不知道梅蘭芳博士可會自己做了文章，卻用別一個筆名來稱讚自己的做戲；或者虛設一社，出些什麼『戲劇年鑑』親自作序，說自己是劇界的名人？倘使沒有，那可是也不會玩這一手的。

倘不會玩，那可眞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了。

還是帶住罷，倘再『略論』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會說因爲被批評家亂罵，害得他演不出好戲來。

（十一月一日。）

罵殺與捧殺

阿法

現在有些不滿于文學批評的，總說近幾年的所謂批評，不外乎捧與罵。

其實所謂捧與罵者，不過是將稱讚與攻擊，換了兩個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爲英雄，說娼婦是娼婦，表面上雖像捧與罵，實則說得剛剛合式，不能責備批評家的。批評家的錯處，是在亂罵與亂捧，例如說英雄是娼婦，舉娼婦爲英雄。

批評的失了威力，由于『亂，』甚而至于『亂』到和事實相反，這底細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時也就相反了。所以現在被罵殺的少，被捧殺的卻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學史上，是自有他們的價値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羣學者們捧了出來，頌揚，標點，印刷，『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借得他一榻胡塗，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卻指給

大家看，嘖嘖讚歎道：『看哪，這多麽「性靈」呀！』對于中郎的本質，自然是並無關係的；但在未經別人將花臉洗淸之前，這『中郎』總不免招人好笑，大觸其霉頭。

人近而事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唵！嘰哩咕嚕，白雲淸風，銀磬……噹！』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于還胡塗，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製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開初是很能夠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淸了這作者的眞相的時候，卻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誠懇，或學識的不夠了。然而如果沒有旁人來指明眞相呢，這作家就從此被捧殺，不知道要多少年後纔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讀書忌

焉于

記得中國的醫書中，常常記載着『食忌，』就是說，某兩種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殺人的，例如葱與蜜，蟹與柿子，落花生與王瓜之類。但是否眞實，卻無從知道，因爲我從未聽見有人實驗過。

讀書也有『忌，』不過與『食忌』稍不同。這就是某一類書決不能和某一類書同看，否則兩者中之一必被尅殺，或者至少使讀者反而發生憤怒。例如現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確是空靈的。枕邊廁上，車裏舟中，這眞是一種極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讀者的心裏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經看過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遺民的著作，那結果可就不同了，這兩者一定要打起仗來，非打殺其一不止。我自以爲因此很了解

了那些憎惡明人小品的論者的心情。

這幾天偶然看見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卽淸康熙八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記。他的文筆，豈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極有重量的，抄幾句在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見西夷氈帳，高低不一，所謂穹盧連屬，如岡如阜者。男婦皆蒙古語；有賣乾濕酪者，羊馬者，牦皮者，臥兩駱駝中者，坐奚車者，不鞍而騎者，三兩而行，被戒、衣，或紅或黃，持小鐵輪，念「金剛穢咒」者。其首頂一柳筐，以盛馬糞及木炭者，則皆中華女子。皆盤頭跣足，垢面，反被毛襖。人與牛羊相枕籍，腥臊之氣，百餘里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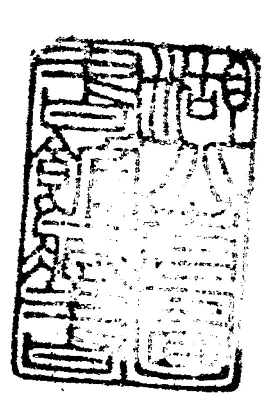
我想，如果看過這樣的文章，想像過這樣的情景，又沒有完全忘記，那麽，雖是中郎的廣莊或瓶史，也斷不能洗淸積憤的，而且還要增加憤怒。因爲這實在比中郎時代的他們互相標榜還要壞，他們還沒有經歷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語錄體也不壞，但我看明季稗史之類和明末遺民的作品卻實在還

要好，現在也正到了標點，翻印的時候了：給大家來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花邊文學

魯迅全集單行本

原著者 魯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再版

